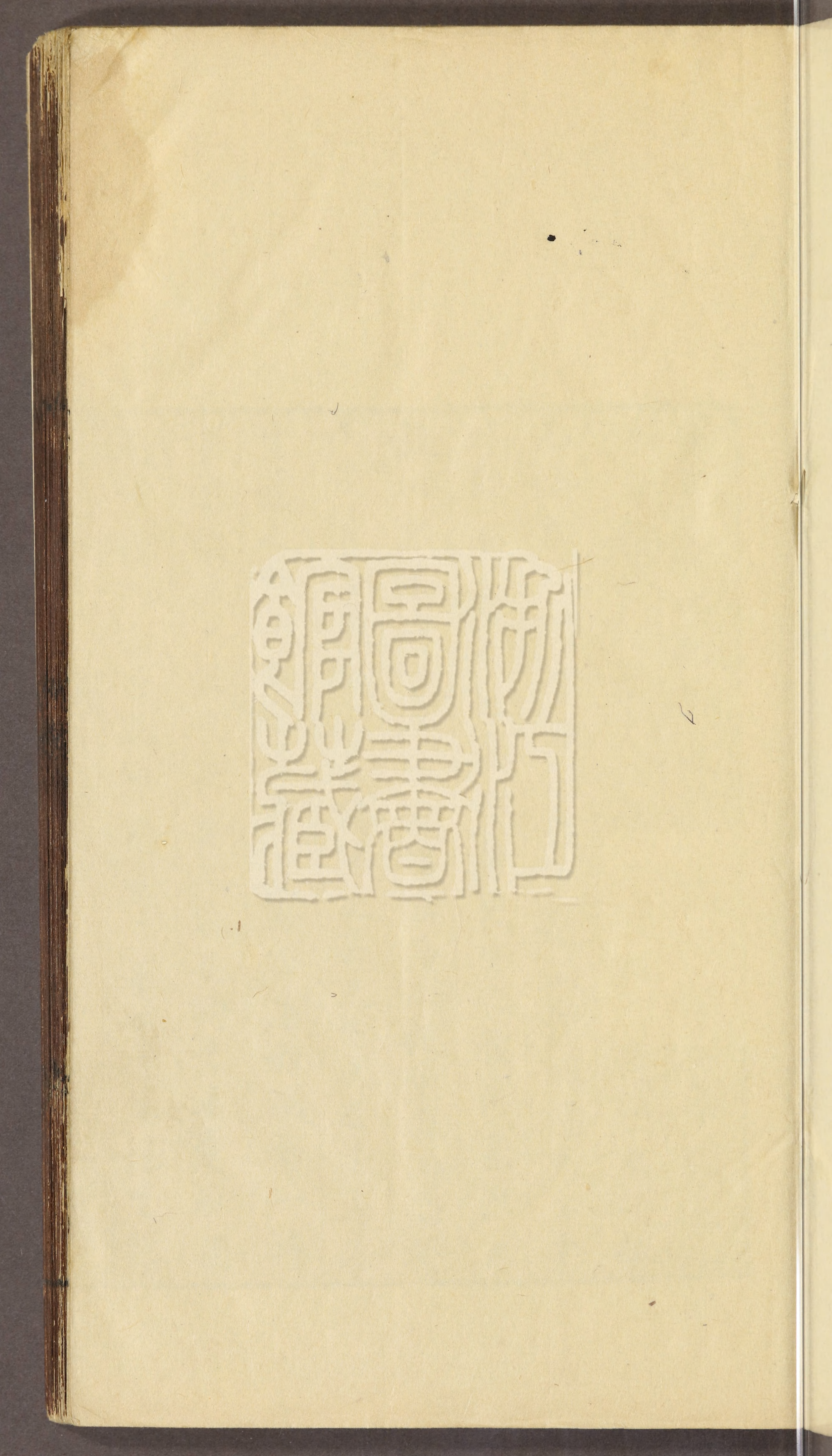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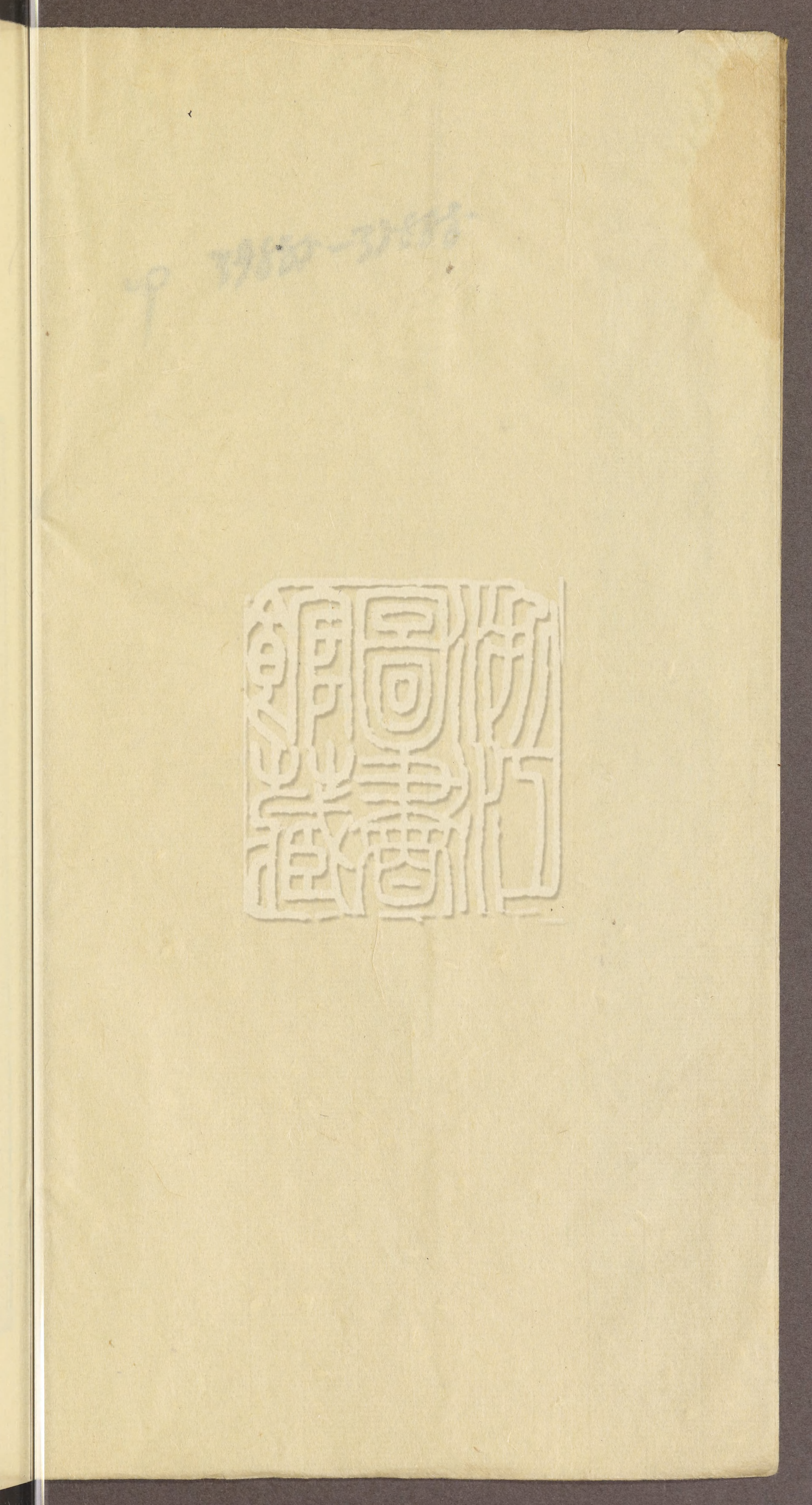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叓峯者也制義選於行遠歸雅二集膾炙人
口流傳已久古文一編令閱藍谷出以見示使
而誦之有物有序一唱三歎所謂醇儒君子者
非耶屬余序之竊惟孱先生之愛者甚深不
敢以不文辭且兩孫涵海瀛海咸從余遊涵海登
戊子賢書瀛海名噪詞場更喜先生之有後焉先
生為人外和而內介落落寡合居館職負一時
重望顧以不能折節要人嫉而擠之未竟厥用
為可惜也余至吳中先生已謝世憂患餘生浮

湛二十餘載亦頹然老矣撫今追昔有不覺泣然涕泗之何從者敬溯其梗槩以復於盤谷且以勗溫海瀛海兄弟克嗣其家學於勿替也

乾隆戊戌秋九月既望館後學淮南阮學濬拜藁

西原草堂文集目録

卷一

讀春秋記疑序
四書題竅序
陳西田梅莊二先生詩序
蘭雪堂遺稿序
金東塘詩序
朱適庭詩序
賔垞詩草序
磐溪唱酬集序

金漢三文稿序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之福建汀州道任序
送元和令黃侯之京師序
賀從祖父職方公晉秩光祿序
送從父蘇齋公赴任餘慶序
孝正姜先生傳
黃位思先生傳
范淳芳傳
李客山傳
顧彤雲傳

烈婦東鄂氏小傳
王節婦潘氏女傳
族祖姑文學嗚九陳君元配蔣碩人貞節傳
族嫂顧孺人傳
鳳景沧傳
卷二
重修蘇州府學道山亭浚池建橋記
重修松江府普濟堂碑記代作
義學記
重修支硎山觀音寺并建寒泉書院記

重修上海縣學碑記
吉侍講止菴先生祠堂碑記代張儀封作
瑟齋記
范氏賜山舊廬記
寄園記
放生池記
逸園記
重修寄浮亭記
重建竹西亭記代盧雅雨作
凫溪漁舍記

飛雪泉記
承訓堂記
古施茶亭記

卷三

旌表貞節勅封舒母劉太孺人墓表
勅授儒林郎例贈中憲大夫范公墓表
孝安李先生墓表
鄉飲賓貝君墓表
陳師晦墓表
從兄子賓公墓表

族弟秋濤墓表
贈修職郎李公元配黃孺人合葬墓志銘
户部雲南司郎中秦君墓志銘 代作
從父樸園公墓志銘
從父繡谷公墓志銘
沈梧齋墓志銘
董達菴墓志銘
蘇掄青墓志銘
陳聚東墓志銘
勅封承德郎顯考潛廬府君行述

敕封安人顯妣王安人行述
敕封孺人亡妻宋孺人壙志
兒從熼壙志

卷四

逸園記畧
讀梁谿高忠憲公同善序後
蕉平堂稿序後
儲封莊母黃太孺人八十壽序
張節母邵太君九十壽序
姑母王太君七十壽序

姜貞女三十壽詩序
迎邵貞女于歸文
祭金東塘文
祭戈東原文
祭從父紫峯公文
祭族母張太孺人文
祭叔父熙存公文
祭伯兄文
題
魯國家乘跋
跋何義門先生字蹟

題程逸園巙村大硯銘
書陳廷掄元配胡碩人述畧後
程生比玉命字說
族譜後跋

男 光嶽 師鄭 編次

西原草堂文集目錄

西原草堂文集卷第一

長洲蔣恭棐迪甫氏

讀春秋記疑序

先世自明隆萬間以春秋之學名吳中入本朝族曾祖公表公遜兩先生猶受經於先高祖恭議公訖為通儒恭棐少時先編修亦命肄是以應舉然特學肄官所頒胡氏一家言而已三傳雖嚌其胾擷其腴於諸說之同異未遑晳也近歲閒居習復經傳頗欲蒐討舊聞以承專門之業而簡編散佚喟然有文獻不足之嘆一日族祖子儋翁持厥考公表先

生所著讀春秋記疑見示且屬序而鋟諸木受册雒誦心目為之開明乃復曰甚矣說春秋之視他經有倍難也夫學者生聖人之後目不覩未修之春秋而欲臆揣聖人一筆一削之指其孰從而信之於是據傳以求經似也顧傳之所聞異辭入主出奴之間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紛如聚訟而大義之炳如日星者或幾乎息矣於是尊經而舍傳似也然經之辭固比事而屬者也無其事辭何所緣而起其義又何從而取裁由漢迄今說者數十百家綜其得失不外乎此二端先生是書博觀而約取深思而明辨以胡

氏為律而武斷必為之平反以朱程大儒為衆而匿伏必為之發覆事徵之左而去其浮夸近誣之害義叅之高赤而免於墨守廢疾之偏然後聖人所為筆則筆削則削者既不流為刑書之酷而即有妄愚如荆舒亦不敢以為斷爛朝報而弁髦之猶不自信僶曰記其所疑則有二得無二失嗚呼是可為讀春秋之法也已恭桊童而離經老思鑽研尚懵要領竊幸先世所傳之緒言未墜於地於是知族祖之能存手澤而亟表章之為賢而由是奉為窮經之指南亦庶乎其有弋獲也

四書題竅序

學語孟庸之書朱子以所傳於程氏者為之章句集注後之學者由程朱以溯孔曾思孟之心法若符之合也然自二程門人循其師說不無牴牾至受業朱子之徒往往泥於語言文字之迹不能究其精微或蔽或離論說愈繁而朱子之道寖晦矣明初以其義取士視唐宋詞賦加醇焉故其至者足以輔翼儒先而場屋之式亦循循雅飭逮其衰也偭規矩而競求新異於是邪說交作而制科之初意泯然無復少存本朝躋朱子於十哲之次其學益尊名儒如陸清獻

李文貞並有著述發明四書殆無遺蘊而晚近小生
屏置勿講襲明季之波靡於經直背而馳是惑之甚
者也鄉先生顧少司空芝庭有憂之林居課子錄朱
子之說尤切要者證以羣言間附已見章提節解渙
然冰釋余暑月侍坐親見其編輯之勤越兩月書成
名之曰家塾四書題竅蓋謙言之以為帖括之所肄
云爾莊生之言解牛也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
其固然夫批之所以導之也夫然後以無厚入有閒
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解數千牛而刃
刃若新發於硎也而又何新異之求乎朱子論讀書

之法於莊之虛而與之委蛇有取焉其言亦若是則

之法於莊之虛而與之委蛇有取焉其言亦若是則已矣余故於先生之所以名是編者而竊為之說不出乎帖括之所肄而聖賢之精蘊索之而皆獲誠制科之初意也僅私之家塾乎哉

陳西田梅莊二先生詩序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而歐陽公云修之身矣不施於事可也況於言乎夫誠修之身而不獲施於事則所以淑人而傳後舍言且奚託也患求工於言語文辭而離其本根耳其與孔子之旨豈相悖哉余童丱時及見里中耆碩如尤西堂宋既庭蔡息關劉西翰諸先生皆以博學多聞倡導後進而讓雅謹飭未嘗沾沾自喜陳西田梅莊二先生輩行稍後風流篤厚猶有國初諸公之遺余尤習而親之二先生兄弟自相師友於書靡所不窺其所作亦並卓然成家壯歲

遊京師公卿爭延致之然履道守正不肯爲詭遇西田舉京兆後以子貴謝公車并不就銓注優游著述安其子之禄養三十餘年梅莊先生窮老無所遇餬口四方以終蓋於世事無所施而闇然脩身以俟後世者今歲夏西田先生曾孫檀手其曾大父詩集屬余刪訂若干卷梓以行世而梅莊先生之詩佚而僅存者并刻焉距西田先生之殁二十有五年矣余既受而卒業乃作而嘆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有德者之言也夫二先生論詩以少陵爲宗撫時感遇流連景光有沈鬱之思無嘖雜之響卒澤於道德仁

義藹如也吳中羣雅之數若斯之淡而無競和而不流殆難嗣音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之欲有所立以自致於不朽者不尚有典型歟余幼侍杖屨即蒙賞譽浸尋失學愧負長者茲得為二先生効編校之役掛名簡端竊以自幸而北海通家之好北平三世之悲又不禁怦怦於心不能已也



蘭雪堂遺稿序

蘭雪堂遺稿十四卷里中高材生王君廷鉽裒其曾大父故少司冦元珠先生所作藏於家屬恭棐序竊嘗觀明季禍亂之棘始於君子小人之爭小人之勝君子既其常矣猶未也假手婦寺以斬艾之繼之以盜賊然後海内善人正士之徒黨消亡澌滅無復厘有存者而宗社隨之彼婦寺盜賊鴟張豨突之時若有物憑焉而非其所自為也然則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庸非萬世有國家者興敗之龜鑑歟先生熹宗朝號東林渠魁首擊客魏屢救言事得罪者幾蹈

不測愍帝即位召起謫籍天下想望風采而一二僉壬倖漏誅殛之網者復百計擠抑俾束手俛首以去至於嵎邑遷改僅以一死不負所學嗚呼是婦寺雖除而不除盜賊未熾而已熾也誰秉國成伏讀二徐先生傳序所指斥有不爲之歎息痛恨者歟先生初遘璫難得禍幸不如周忠介之烈而矢志狥國卒從徐文靖之後吾鄉前賢聲實克副如此以視少壯氣盛吽呶黨人之中白首决裂者何如也夫君子尚不能無僞況小人則又何所不至歟先生所以不朽者固已與日月争光文章特其餘事然使後生得因片

言隻字以想見其爲人是編之所留遺詎小小歟恭

言隻字以想見其為人是編之所留遺詎小小歟恭棐鄉里後進讀先生之書論其世有餘悲焉承廷鉞命倘幸掛名末簡其敢固辭攷先生家傳愍帝末黃希憲撫吳疏起地方人才時先高祖憲副公忭武陵自天津謁歸與先生同在薦中章牘寢閣汗簡隱翳宗老無能言其事者而廷鉞搜羅舊聞具誌本末百世而下知逐臣遺老未嘗不屏營彷徨思備殘棋之一著而非恝然於君父前賢心事豈不以為之後者而益章歟序遺稿竟牽連及之蓋於廷鉞有深愧也


浙江圖書館藏

金東塘詩序

老友金東塘先生取其詩曰好彈集者十卷誰定稾三卷益以近作刪存一百六十餘篇屬余汰定為抗塵齋詩略四卷余受而讀之閱月始卒業蓋其愼也先生弱冠稱詩生平所為詩不下數千篇至於晚年決擇之嚴如此猶慮過而存之此豈猶夫世之夸多以為富者哉記有之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世之多者箏琵也先生之詩清廟之遺音也覃思錘鍊漸近自然所造在右丞襄陽之間絕去剽拾摹倣之迹而又平心易氣不輕詆突唐

以後人非夫幽貞自得超然埃壒之外其孰能與於此詩志也余不知詩而輙論定先生之詩則以交於先生久竊附於知先生之志者而已或謂先生詩以窮而後工其然豈其然乎

朱適庭詩序

余友李客山老於詩其所作五言尤有高韻屢為余言朱子適庭之詩一日適庭持所業造余余方卧痾以不及倒屣為恨披其行卷灑然清新亟點次歸之知客山之品題良不妄也今春始與適庭相見其為人虛靜閑止蕭然拔俗稱其詩既而適庭造余益勤且屬客山達其意蓋不自以其已能者為足而欲丐余序其詩以勉其所未至余何以荅適庭哉竊嘗謂詩之音節波瀾或老而漸細或窮而後工然皆可學而能至於文中之情句外之味如旃檀之香逆風而

皆聞如優鉢之花累劫而難睹恒由夙世種因胎性薰習殆非人力所能為適庭之得於天者夫既已能人之所不能矣其他可學而能者又奚所不至之與有磨礱乎仁義以平其心調其氣浸潤乎文史以沃其膏揚其光余烏能測適庭之詩所至哉語云三折肱知為良醫客山之於此事不啻三折肱矣試以余言質之謂如何也

蕢𡎺詩草序

詩二南首后妃宫人之作下至游女媵妾性情所發
聖人亦錄之為經以為王者風化所被何其盛也自
齊梁閒宫體流傳靡靡之音浸漬及於女子得失之
鑑炯矣言婦德之一班箴章典豈必不服丈夫勝婦
人乎近時桐城姚觀察太夫人張華亭王方伯太夫
人蔣錢塘張太僕夫人梁及吾友張大令肩孟之配
顧皆有鵲巢起家之賢而其詩詞清新藻耀無纖弱
之態風流濡染吳中戚友家閨閣多學為詩丁仲蘭
氏歸金文通公元孫清門為庶苦吟相讀刻所為蕢

垞詩草屬其宗老麗齋翁請余為序余援二南之旨序之庶幾易家人所謂言有物者其於无攸遂在中饋之義固無悖也余未暇論賛垞之詩孔子曰温柔敦厚詩教也況女子以幽閒貞静為德者乎學詩者其求合於是焉可

磐溪唱酬序

楓橋以張繼詩得名江干漁火山寺鐘聲風景至今不殊也顧商賈所輳市廛喧闐余家雖相距二里許不恒涉焉四十年前余偕金東塘馮曼友兄弟倪頓塘輩論文賦詩執袂往来里人或目笑避去及余歸田以来風流雲散故人無一存者而余亦衰老塊然獨處前歲王子岡齡持其師沈侍郎歸愚先生所題園居詩見示屬為繼聲既而游其林亭一邱一壑瀟然有出塵之韻岡齡工畫喜吟多蔵弆名人真蹟客至清談相賞輙移日分夜不倦以是余數數夤緣楓

橋之旁而東臯北郭之間詞人勝流先後屬至於是
裒其酬贈都為一編梓之以傳於好事以視輞川之
一裴侈矣惜乎東塘諸君子不及共之弁其首簡又
為之憮然

金漢三文稿序

天之生才將有用於世也生之矣或摧折之使不得底於成幸而成矣或窮老盡氣困頓以終其身而於世曾無毫末之用於是論者往往感激怨懟而致疑於造物者之意又其甚者則曰不才者多福而才者多禍是果然耶善夫韓子之銘貞曜先生也曰以昌其詩夫東野窮於有唐之世而韓子推其詩之工以為所得於天者在此不在彼烏乎斯可以知天矣惜東野僅以其不平之辭鳴而未聞道也使志於聖賢為己之學將昌其道奚有於其詩余友金君漢三自

少禀異才讀書貪多務得渾渾無涯其所為詩歌古文辭及駢儷之製皆沈博瑰麗又甚敏給倚馬萬言能壓其儕輩中歲困於疾試塲屋輙以疾罷雍正甲辰始舉於鄉魁其經時主司歸安吳易齋先生負知人鑒還

朝日余從班行中亟舉君姓名以賀先生益自喜及君偕計來公卿恨見君晚而君又以疾棄而歸歸數年而沒余於造物者生君之意固不能不疑之既而念君著述之富蓋取多而用宏若此要不得以身之未昌為疑也君沒後十有五年嗣君崙源抱君遺文

而圖大顯之於世余從弟方槎故嘗延君家塾尤好君所作以為可拯斯文之敝亟出貲先梓制義若干首行之余於是益知君之不施於世果天之有以昌之也君頗厭薄帖括其他文章藏於家者尚多往與余相過從每出以下問余間以才多為規君未嘗不肯余言也明燈促席抗言今古顯顯如昨日事他日鋟君全集尚當述而論之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之福建汀州道任序

送蘇州守覺羅雅公之福建汀州道任序

宗人蔚文先生自松江移守蘇甫下車即懲奸民之擾糶厰者輿情帖服再期政成乾隆九年省上計最蘇人恐賢府公之遷而去也日皇皇然夏六月特旨簡授福建汀漳道於是益不能援借寇故事為請而先生不以晉一官色喜其於蘇亦若有不舍然者是何汀漳之幸而蘇之不幸歟余嘗奉教先生以謂凡有所欲為不必及見其效姑盡吾誠以竢後之賢者有加於吾之為此吾志也余聞而韙之今之知府事者無古刺史牧守之權又視令之於民稍遠肘

動掣於上賡易屯於下其能勝者僅矣幸而勝之且旦暮去之以是率傳舍其官而不暇一有所為苟不諉於勢之難不計其成否推其功與人共之雖古聖賢之用心何以加果若是其留於蘇者不為不多矣蘇俗奢故民貧近歲官庫亦無儲錢公事相顧束手獨今府公每引為已任如廣南濠之衢以防火災修郡志以續舊典設義學以造蒙士皆不費而事集臨代猶詳定義學規制以屬主者建湯文正公專祠虎邱材具而後行蘇郡守唐宋以來多名人而范文正為之冠先生在郡署其書齋曰景范即其志可知矣

宋初學校未興范公創設於蘇其後叅大政對天章
天下州郡遂皆有學范公之澤由蘇以及乎天下先
生為御史時直節畧如范公履范公典郡之迹慨然
思與之齊其亦將先天下之憂而憂也異日獲承
清問條列東南疾苦施之膏雨蘇必不後他郡
天子側席循吏與共治天下其肯徇蘇人之私而忍
海濱赤子延頸跂踵歟先生引古贈處之義督余言
輙舉前哲之由一郡以澤天下者為先生期庶幾先
生平昔之志而區區邦人攀轅卧轍之恒情為可畧
也

送元和令黃侯之京師序

送元和令黃侯之京師序

元和爲長洲分縣壤地同而賦稍易集雍正三年晉江江侯實始来蒞凡五易任而得關中黃侯侯初試吳縣忠信慈惠孚於上下真授元和嘗兼攝長洲吾郡附郭之縣侯徧治之爲政簡静斷獄必平心以察之務得其情雖鞭撻不輕施其事上官謹不茍異以蘄知接士大夫有禮顧不可以干三縣之人交口譽侯余頻歲廬居未嘗識侯面聞輿人之誦私心慕侯今年夏四月侯以細故罣考功法當左遷有旨令督撫送部引

見侯既釋縣事余造侯寓館望其貌温然接其言藹然為具道吾民所以願留侯之意則又退然遜謝慼然若猶有歉於吾民也余攷史記傳循吏數百年間載孫叔敖而下五人何其難也覆觀其序言奉職循理亦足為治何必威嚴蓋其慨於時深矣遷之指其與孔子道德齊禮之云豈有異邪

國家惇大布化從容以和

世宗憲皇帝特降德音蠲減東南浮賦今

天子繼序敷恩復加減焉比年以來雨暘徵休無大旱潦又無勢家豪猾暴横邑里當此之時武健之才

縛束之政宜可不施侯學道愛人煦嫗撫字之惟恐或傷民之元氣其漸以完而風俗其漸以淳矣乎詩曰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說者謂凱以强教之則有父之尊弟以悦安之則有母之親余以為强教非拂其性而矯揉之之謂其謂勞來匡直輔翼而使自得之也民之安其教而悦之如子於父母然其父母一旦離而去之有不皇皇如無所歸者哉吾民是以不忍舍侯督撫備知之其必以聞於

朝矣余特推自古循吏之難而允念吾民今日不可無循吏之治因侯之行以諗於京師舊知之卿大夫

士萬有一獲徹於
當宁廡乎必俟之還也

賀從祖父職方公晉秩光祿序

賀從祖父職方公晉秩光祿序

吾吳自明初以來恒困賦重
聖祖仁皇帝時愛養而噢咻之無所不至尤以旱澇
為警屢敕建閘蓄泉豫備不虞顧其俗習窳偷守土
之臣安於故常弗能移易即有所修舉胥吏或因為
囊橐滋不便於民今
上御宇既次第減免諸郡額賦乃發帑金簡才臣命
與行省大吏考求三江故蹟疏壅滌淤以宣以納率
作興事民大和會時恭裴從祖父職方公里居亟倡
其昆弟子姓輸白金三萬兩為助績用有成雍正五

年冬十有一月行省以聞
上異之將即家起公旋以公齒踰七十不欲煩以吏
事迺降旨褒美六年春二月
特晉光祿寺少卿其年冬蔡棐以史官告歸渡江而
南清風初寒水泉未涸遺秉載塗閭閻熙熙然後知
數郡黎庶不以非常為駴果得被無窮之澤而毀家
肥國如職方公者其勞為不可忘也然公豈為德於
鄉而已凡今之人錐刀之末耰鋤箕帚之細往往父
子相譏婦姑相詬兄弟相鬩而未有止極觀於公可
以矍然而思幡然而愧且悔也

天子加恩增秩樹之風聲為海內勸庶幾化民成俗之指具焉其不徒以出家財佐縣官如漢卜式比也夫揚國恩述家慶推原制書本意以風父老子弟史氏職也將拜公里第乃叙其事先獻於公或亦公之志夫

送從父蘇齋赴任餘慶序

送從父蘇齋赴任餘慶序

國家久道化成人文炳蔚士縕瑾瑜来遊京師相與磨厲奮發刑象日月矢音拚雅涉筆成頌會

天子好文往往多凌雲之賞拔其尤任以編纂出入

殿省比侍從緣是取科第登金門而上玉堂指不勝屈也一二宿儒猶困有司試及書成

天子嘉其勞復推恩授一官去於是恭棐從叔蘇齋先生既藏館事謁選得黔之餘慶行有日矣或謂先生幼而嗜學博聞彊記當在承明著作之列即不得已以吏事自見名都劇縣於先生雅稱餘慶古播州

地去京師五六千里城小又僻不足煩先生且太孺人倚閭望盡歸而治裝恭棐應之曰先生今之詩人也恭棐於詩宵雅肄三焉請歌其二四牡君子所以勞使臣也其詩曰四牡騑騑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使其臣自言委曲誠懇有以加於此歟既探其情而代之言委曲誠懇至於如此其臣雖勞奚忍自言歟其下章曰皇皇者華所以遣使臣也美之以駪駪征夫而曰每懷靡及又教之以諏謀詢度必咨於周蓋隱然示其臣之報禮矣於戲何其厚也然則先生之行其

諸小雅詩人之旨歟唐時幅幁尚隘衡湘以南棄為
荒徼故柳子厚謂播州非人所居而以劉夢得親在
堂欲請於朝以柳易播今
聖世威德無遠弗屆絶塞則狄鞮稽首谿洞則有苗
革面編髮雕結若在闥户先生襆被瘦馬越象嶺踰
牂江馳驅夜郎邛僰之間凡可以觸目駴心者皆詩
人所周咨也是用作歌將母來諗太孺人聞之幸哉
有子知叱馭之義矣夫何不舍然於中古詞賦之士
受知主上首司馬相如史稱其建節乘傳章漢恩澤
曉諭巴蜀之民遂通西南諸君長還報天子天子大

悅黔鄰巴蜀平越父老延頸舉踵喁喁然恐不得其所久矣先生以子虛上林之才出蒞茲土歌詠功德被諸荒裔他日報最來歸當有薦揚雄文似相如者黍稷方華悠悠南行清風之贈穆如盈筩恭棐媿未能也

孝正姜先生傳

姜先生寓節字奉世其先萊陽人父行人司行人貞文先生垓明愍帝末先生大父忠肅公死萊難母孫孺人亦遇害貞文伯兄給諫貞毅先生方以言事得罪下詔獄貞文上書請代兄繫釋兄歸不許乃棄官奔喪萊新被兵間攜先生僑居吳既而貞毅謫戍宣城會明亡遂留止吳阮大鋮用事金陵修舊怨跡貞文所在欲甘心焉於是避匿浙東山中久然後歸感憤成疾卒先生年十二遭父喪如成人事繼母傅孺人謹病刲腕肉以療比劇涕唾胥親啜之初貞毅卒

葬戌所長子留守墓獨仲子與先生家於吳友愛甚至仲子以文辭著名而先生篤行義深潛弗曜其所常與往来類遺民宿學遁世高尚之士居家動止以禮日夙興謁祠堂上香出外雖經宿必告所從師没繪像旁室事之終其身徐先生枋詹事文靖公子文靖殉國後隱澗上時絶糧先生以貞文會試出文靖門又雅重徐先生月必致米粟徐先生性尢介先生饋之則受遇空乏其家人或徑從先生所取給焉寧都曾傅爍先生友也客燕死其妾與所生子女在吳先生割宅處之俾女各得所歸而子知學閱數年其

嫡母兄自寧都以魏季子禮書来迎始遣歸聞者難之好施與不治生產散其貲數千金自厭粗糲意豁如也讀書嗜史記及唐白居易詩不輕著述蓋謹慎其天性云嘗一歸故里值

新令聚明舊臣之他徙者族人慮禍及迫之就試補博士弟子旋棄去還隱吳市卒年五十八遺命以布衣布冠殮吳人悼先生之沒私謚曰孝正先生為人直諒和易貞不絕俗自以家世忠義暴著惟其身弗克負荷是懼惴惴乎有小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思焉余自少聞鄉里老輩相與推服先生無異辭及

與先生季子本渭交出張徵士雲章楊編修繩武所為碣銘謚議示予則知之益詳乃稍采次為孝正姜先生傳以竢志獨行者有所考焉

黃位思先生傳

黃先生師瓊字顒宏號位思先世世有功明初封蘇州衛指揮千戶七世祖省曾六世祖姬水明史皆有傳王父亥沖尚栖静里中彭侍講定求雅重之父庭康熙乙卯科舉人先生少補郡學諸生康熙壬午舉本省鄉試壬辰成進士以便養乞教授除徽州府學丁母憂歸連丁父憂服除補鎮江府學俸滿陞授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先生自為童子時侍王父疾謹疾瘳扶掖左右十年既仕迎父母致學舍共養潔白父好遊山水徧招其地耆舊相與登臨賦詩嘗命工

圖畫以娛其意或有所施與齋俸不足輙典衣裘以給問憶故里一二親知即走書邀至盤桓浹旬日厚贈遺之比歿毋一昔鬚髮頓白營葬涉雨雪得寒嗽疾終其身友愛其弟甚至弟性跅弛每婉曲勸導不聽則引咎自責親沒遺產悉推與弟已盡廢去迺損衣食延師教其子女又代償所負兩為弟卜居復不能守遂割宅處之在徽學十二年刻苦自厲徽俗富家有吉凶事幸校官至其門以為榮其請謝頗豐先生槩拒弗往郡守郭晉熙見爨火不繼餽斛米郤不受慨學宮頹壞寓書鬻家中田以興役徽人為之感

動爭先輸助工成規制甲佗郡其教士以孝悌為本以窮經為要以諸史宋儒書為證間五日一講課從學者恒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別築室以待之於諸生之貧廢業者廩而教之以事夏楚者反復開曉之使知悛改其非罪挂案牘者立解之休寧查澤鯤觸怒縣令誣之守守逮之株連士十四人胥羈候先生詣守白寃狀不允竟縱遣之抱印請劾守悟澤鯤及十四人皆獲免及先生歸里澤鯤來謁餉家釀數升發之白金也亟呼攜去不復與相見補任鎮江未至徽士僦屋願受業者已雲集鎮學有日晶山久為旗

軍牧馬地蹂躙講堂無敢言者先生請於將軍治馬主罪禁勿許脱丹徒顧然於厄救丹陽湯懋出獄即領鄉薦其為令裁革鹽規銀數千兩汰里長徭差爬搔利病晝夜不休積勞嗽疾發以卒乾隆七年五月廿九日也年六十有四柩歸日民人縁道哭奠百餘里不絕先是去徽州鎮江兩郡士遮送多依依不忍舍者先生家雖貧其所至得士民心如此亦可以不憾矣先生三子大椿裳皆舉人大椿前卒中理府學廪膳生余按裳所撰事狀畧為先生傳以備國史儒林循吏之録庶無愧辭

范淳芳傳

范君諧字淳芳吳縣人其先最顯者為宋魏國文正公至其父以時蓋二十世云以時娶劉氏生君諧兄君諶繼室以胡氏生君諧三歲喪父見母哭輒啼不止稍長入塾讀書時捧書而泣師問之答曰吾母孀居延師辛勤且分祖母養耳師為改容卒以貧輟學遂竭力供養祖母祖母老病隨其母扶掖左右滌中帬廁牏惟謹及祖母沒將葬術者言時日妨君諧勸緩其事其母以大義決葬君諧亦毅然願以身當之訖無害母嘗有疾醫至不肯授手診脉即謝去君諧

乃自講求方書就諸名家辨論是非隨時具藥物必當母晚歲患隔君諧考古方有用鮮虎肚法親詣義興山中遇獵戶購歸服之隔良已母守節年及格即具狀請

旌會大吏數遷不時以

聞君諧日痛哭呼籲十餘年始被

旌母以壽終君諧年五十三矣疾病時目不交睫者四閱月居喪慟甚嘔血幾殆自是得咯血疾葬後嘗廬墓側希與人事痛父不逮養懸父像於正寢朝夕瞻視有事必跽以白奉之如生自以少孤未嘗一預

老史氏曰昔安定胡文昭公教授蘇湖遠近士争師之其後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材之盛幾邁漢唐盖經義治事之條目猶有三代德行道藝之遺焉近世士不嚴師為之師者亦苟以備位而已吾蘇前此惟陸先生在新授松江號能造士睢州湯尚書斌撫吳薦擢知盧陵縣以卒而先生繼之何其難也惜乎兩先生者皆不得為太學師而黃先生并未有如湯公者舉之以勵他學官則余之論而著之獨可已夫

戚友宴樂嗚呼是所謂終身慕者耶以康熙六十年

戚友宴樂嗚呼是所謂終身慕者耶以康熙六十年
十二月十三日卒年六十三黄進士師瓊志其葬而
其子章琦等復謁余曰昔先人既爲母請
旌又得義門何先生爲之傳以不朽玆敢以請余文
筆衰薾不足以繼義門先生之後塵顧感其事親有
非人所易能者故於志中所叙他善畧而不書獨書
其孝亦以其母之宜有此子也

李客山傳

李果字碩夫號客山中更曰在亭晚歲又自號悔廬而客山之稱最著先世自蘇之常熟遷郡城祖聖祥順治己丑武榜進士及第懷遠將軍浙江杭州營游擊父長根果生四歲授詩及漢唐人詩即成誦八歲病瘧夢有人於所居庭中石級上剖其腹出腸胃浣諸河已納之覺而瘧如失自此文思頴發其父以雲馬弓矢等物令分詠隨口成若宿構因異之十二歲而孤十四歲學為古文辭嘗應童子試旋棄去入官舍傭書以供養其大母母橫山先生葉燮其大母族

也時方以古學為後進師乃從之遊刻苦為博深詩文遂有名母取中表陸氏女養之為子婦及冠而昏其婦亦孝謹能承兩世孀以是益得肆力於古長沙陳恪勤公令衢之西安見其詩大稱之手書招徃不赴公擢守江寧過吳門訪得之大喜及公為大吏所劾得罪且不測走數百里相依累月事解而歸其守蘇未嘗入州治去而頌繫京口又走省視之聞者多其義自其大父棄官歸而家苦貧其父與兄析兄盡廢其産而復之弟與居至是其世父弁售其居以償責乃別僦屋以居然筆墨所入甘旨之奉亦不廢大

理卿李公煦視鹺揚州聞其名具書幣延之與文章
是時公幕中多名士其大事欲辭之善者必推之屬
稾鹺使固脂膏地公素坦濶或因緣以自潤獨李生
館俸外不名一錢迨公以虧帑解官客亦間掛吏牘
始服其先見云束髮噪名場海内老生宿儒咸折輩
行與交其後諸老宿零落將盡而其名獨重所作亦
卓然成一家言嘗自謂其詩沉著頓挫學少陵而參
以右丞襄陽左司之高淡蘄返乎漢魏之真樸文自
廬陵入喜往復歸本乎六經以希昌黎其紀事頗縱
橫宕逸得司馬子長之一體知言者以為然雍正乾

隆間屢

詔旁求博學宏詞及山林隱逸之儒制府高文良公

巡撫宗人雅爾哈善公先後欲薦之

朝或遣屬吏或語所知示其端皆力辭雅公爲守時

修郡志以屬之初在李公幕中公奉之稍贏裁得葬

其兩世而卜居城南之葑湄草堂後困復棄其居母

死直省大吏請之不復應日鬻文以自給不肯有所

干亦無有氣力人能振之者中喪其配陸更娶於夏

生少子少子善病所需藥物不繼不能無憂愁偶感

疾遽卒卒時年七十有三未幾其少子亦夭始余爲

翰林告假歸而與之深交者二十餘年於其卒哭之以詩略其行事為之傳以竢述文苑者采焉

老史氏曰客山處和而守堅恂恂篤行君子非獨其言立也沈侍郎德潛雅以詩文與客山相切劘侍郎晚達顯於時而客山以布衣終然名與之齊里中往往稱沈李客山生時陸太守錦為刻其文集十二卷余所論定其未刻詩集若干卷朱生昂藏之侍郎云必傳於後無疑

顧彤雲傳

顧載光字彤雲蘇之元和縣人父濟美甘肅按察使母陸淑人始按察君令滇之通海生彤雲官舍少長隨之紹興之杭州之武昌彊力服勞善承親志歲甲子陸淑人病心痛劇藥不效彤雲憂惶計無所出潛刲股肉為湯以進母飲之良已既而按察君遷今任駐蘭州還挈於蘇以彤雲自隨無何彤雲還迎陸淑人至蘭又單身還偕其兄讀書為應舉地凡一歲中往反者三冒寒暑輒病病已不肯少自休息抵家三月病熱渴少閒以謁墓感寒復渴三日死年僅二十

有二初彤雲刲股時惟一僮知陸淑人見其創瘢稍訊得之以俗忌秘不言彤雲死按察君始知之尤痛念不已以書告余余固哀彤雲賫志早歿不獲以有立於世獨聞其孝行焯焯如是其所立者已能自致於不朽不可不亟稱之為世風也略敘次為之傳系曰刲股之事或謂毀傷肢體不可以訓然自庠序之教為具文而人子之愛薄其甚者至誶語於箕帚德色於耰鋤能竭力於所生者尠矣又可執不可毀傷之說以抑孝子一時迫切之情哉彤雲娶余再從姪其兄為余女壻故余徵其事為信

姪其兄為余女壻故余徵其事為信

烈婦東鄂氏小傳

烈婦東鄂氏鑲紅旗滿洲人祖席爾達禮部尚書父烏禮卜黑龍江將軍在室以孝謹聞年十九適鑲紅旗三品廕生覺羅隆德為繼妻隆德父母俱前歿又喪其弟哭過哀遂病咯血與婦訣出二指示之婦泣曰妾必不負君殮夫後護其髮不肯剪哭且拜辭其尊屬矢從死競勸持之乃剪髮如制徐以禮葬其夫越五日伺守者稍懈黎明起遣婢取湯飲去潛至廁藩間解約髮帕自縊家人覺救之心尚溫灌以湯不復甦矣殮時面如生乾隆某年某月某日也隆德年

二十四婦年二十無子乾隆某年
旌表贊曰自古陰教莫盛於成周考之於經女子之
以節見者僅衛共姜宋伯姬二人得非魯衛懿親雖
距文王太姒之時遠而雎麟之化有被之深且厚者
其遺教然歟東鄂家世勳舊于歸
天潢其事焯焯若此設遇孔子不當大書特書於詩
與春秋以為彛倫之標準歟傳而論著之竢
國史列焉

王節婦潘氏女傳

元和縣大儒坊王氏子錫晃聘潘氏女未行而錫晃天女聞之哭請於父母誓歸王氏其父母勸之不可其舅姑辭之又不可遂爲王氏婺以老蓋是時女生一十八年矣事舅姑孝共祭祀齋肅入王門未嘗施粉澤服纖麗又三十有四年而請旌乾隆四年詔建坊又六年始以錫晃再從弟錫輿之子爲子或問於老史氏曰潘氏未嫁則女也如之何其婦之也曰禮娶婦三月而廟見未三月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雖共牢而食合巹而酳猶未成婦也

壻死未嫁而從之禮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也衰麻哭泣以與於饋奠之事其視共牢合巹也有以異乎其舅姑以見於廟王之先人感其生死而肉骨雖勿女之不亦可乎宋災宋伯姬卒左氏曰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穀梁氏曰伯姬之婦道盡矣是故自宋言之夫人小君也自魯言之宋伯姬也余為之傳大書王氏節婦潘氏女其義則竊取之

族祖姑文學鳴九陳君元配蔣碩人貞節傳

碩人姓蔣氏蘇之長洲人世居婁門外曾大父仕明神宗朝令聞之清流始以廉吏顯父文學府君諱維垣母錢氏碩人生明崇正十四年十二月二日十歲喪父見母哀戚輒跪膝前相對大慟年十六適同里吳江縣學生陳兆嘉生四子一女而寡於是昏十有二年矣方兆嘉病時夜即炷香告天丐得代死及革捐水飲誓以身殉王姑卬姑韓偕母錢急走勸更伺防之且責以撫孤大義乃泣受命長男第三男殤孤成立者樹珏以文行著黌宮樹珏攻醫有名女適碩

人姪康熙乙酉舉人學海碩人食貧甘苦白首一節為寡婦四十二年年六十有八以今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歿按令甲宜被
旌表碩人飭其孤堅謝諸舉者竟不及與初文學府君即世碩人事鄉貢府君諱維城進士府君諱德埈兩叔父如父兆嘉為高材生進士府君奬導之尤力逮碩人授其孤書必以進士府君所定五經章句曰吾聞諸叔父此希賢希聖之階非但以應舉也孺子勉旃長則令徧遊彭仁簡父子吳端仁湯清流諸先生之門以故樹珏循循規矩步趨儒先老困場屋無

幾微不平見於顏面家徒壁立不能以時奠親茹蔬衣布蹙然若不得比數於人盖終其身如未免喪人咸謂節婦有孝子恭棐與碩人同出清流府君為侄之子又從樹珏遊處最久於碩人大節知之宜悉竊不自揆為之傳系曰明初吾吳有陳嗣初先生人稱陳五經其母吳以節聞子以孝至今傳為美談樹珏禀母訓應五經科目連蹇不遇以終可惜也雖然方孝子隨其母抱甕行灌拜飲壺漿豈計籬落間御史窺之哉碩人母子辭明處晦其不愧古人者尤以此夫

族兄子端公元配顧孺人傳

族嫂顧氏前吏部考功員外郎予咸女孫歲貢生嗣臯女幼有至性嘗刲肱以愈其母張之疾歸余族兄諱校年二十有五而寡子倫六歲位三歲女二歲以舅姑命不獲殉其夫毀容惡服終其身不苟言笑教養子女皆成立雍正十一年

詔禮部故吳江縣學歲貢生蔣校妻顧氏夫亡矢志撫孤年及格即移牒江南蘇州府長洲縣

旌表其閭又十餘年倫丞江西之永新以事過家拜母母誡之曰兒當代汝父侍祖父母無久言祿倫如

母誠力懇上官以歸歸數月母病卒時乾隆八年二月甲寅晦年六十有二臨革猶喃喃語以不能事舅姑遺恨余與兄同曾祖兄齒長余九年顧同時為諸生又嘗同一師講習於羣從中為邇惜兄早世賴嫂刻苦自守以義朂其子子能以志養余兄為有後於其卒稍詮次事實以授其孤俾列諸家乘而先之以國家之令甲畧其細者係曰女不幸而嫠或廹饑寒不改其節可謂難也而歸太僕稱顧文康公女則以芬華盛麗之閒視無所見而能不亂者為尤難余兄之夭二親方彊年其後同產弟登甲科仕宦家漸隆

貴而嫂屏處閔默以之死而於死者不愧松柏歲寒之操豈不亦凜然於桃李艶陽之時哉余既為之傳因論而著之



處士鳳景范傳

處士鳳君景范者吳縣洞庭山人也名聖希為宋汴梁副統制之後祖曰之彩父羲良君生擅軼才讀書數行俱下比至弱冠躙躐文藪縱橫辯囿每為一文得心應手舉古今事蹟國家得失汩汩而來如注水千丈之壑迎前續後隨手涌出同時夙丈咸駭服之然自少奇崛自喜不屑蜷首帖括應有司試性至孝事父羲良杖函燕閒視氣聽聲親或小疾輒虔供湯藥刻不離第及其臨喪過時而哀扶病執引攀號動路人歲時上冢伏土啜泣漬淚濕草鄉里皆稱其孝

允篤於族誼族有孤寡曲意矜全不惜泉布人有負
者亦嘿弗寘喙君氣度明爽落拓不羈極嗜古書所
居一室圖史充棠類皆先秦盛漢之籍漆經冢書斷
碑嚙簡古香紛披眩人視瞻君乃正襟危坐其中手
繙口誦終日不踰戶閾與家人語若對大賓惟鄉人
義舉宗黨鉅務為他人所難勝者乃挺身出任殫勩
罄貲靡所不至迨事已過毫無德色澹如也先時鳳
氏自統制以来歷世已久因未建宗祠君深憂之乃
於康熙辛丑偕姪士瑾允謨謀於通族立簿書名倡
議捐資為建祠計厥後宗祠之成實君之有以開其

先也晚歲寓意山水當春秋佳日婆娑勝地心有所
會即形於詩然不過自適性情矢口歌唫不斤斤刻
意求工成編而後懶不收拾多為人取去其於為文
亦然以故不能裒而成集壽五十有八而終配鄧氏
子三錫光觀光廸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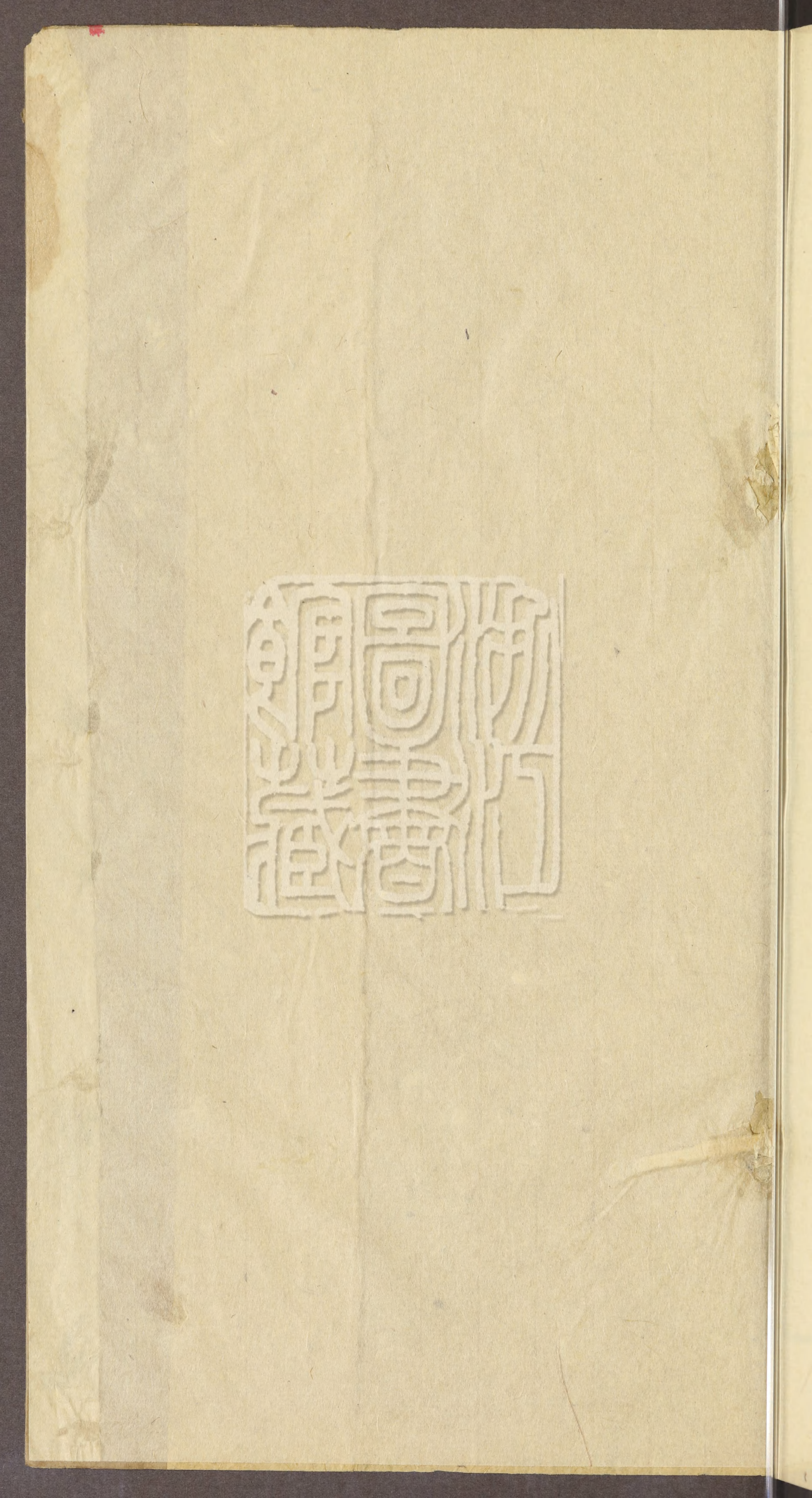
史氏論曰漢史艷稱萬石君家整齊嚴肅卓然為後
世模楷今吾觀鳳君景范之持身持家夫豈有遜哉
㓨萬石君僅以謹愿著名內史過甚且委蛇倖位闒
家之外碌碌未有奇節孰若鳳君高蹈邱園清修巖
穴寧伸道而貧賤不充詘以富貴其節操誠有大過

人者嗚呼古今人正未嘗不相勝也已

孫男涵海瀛海校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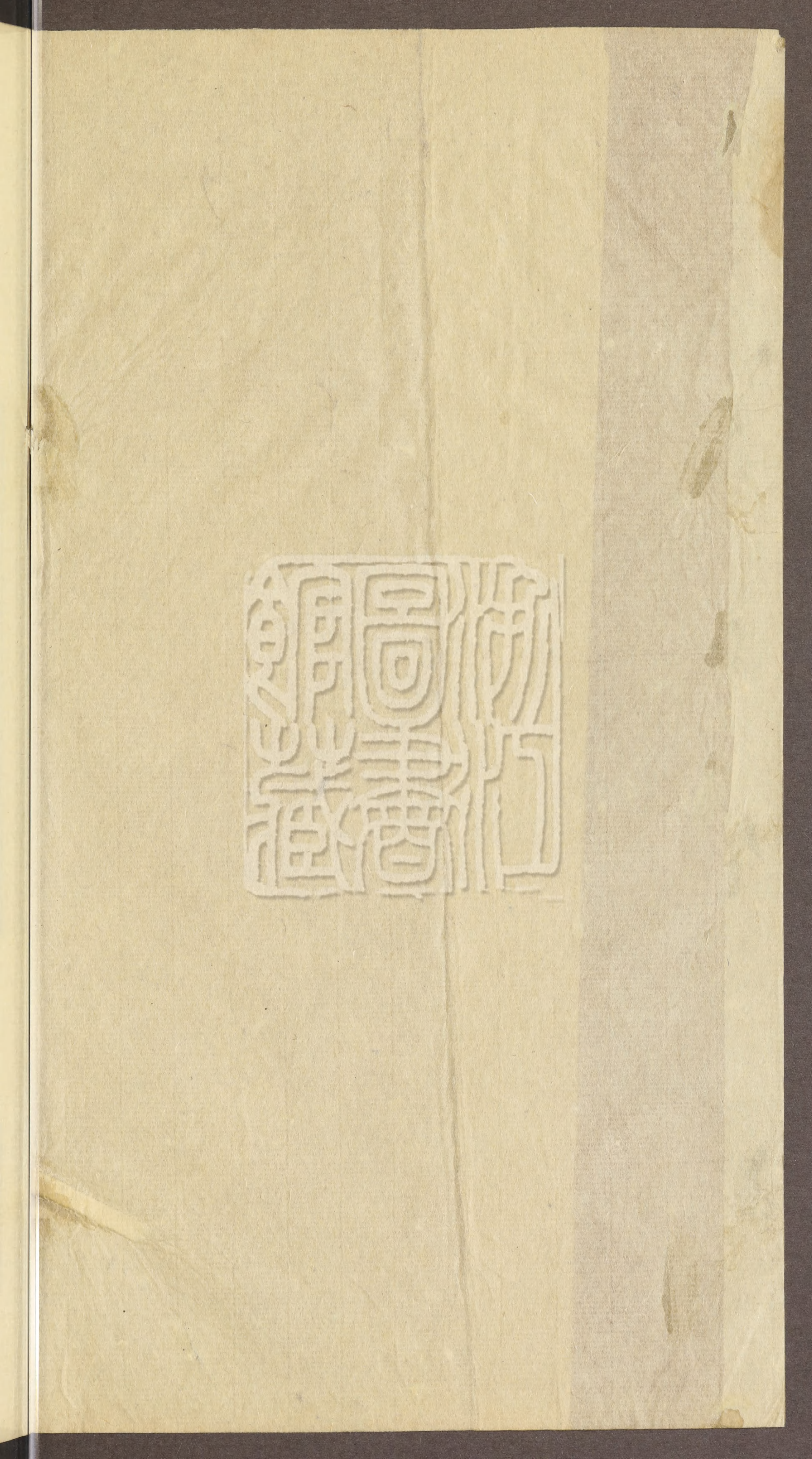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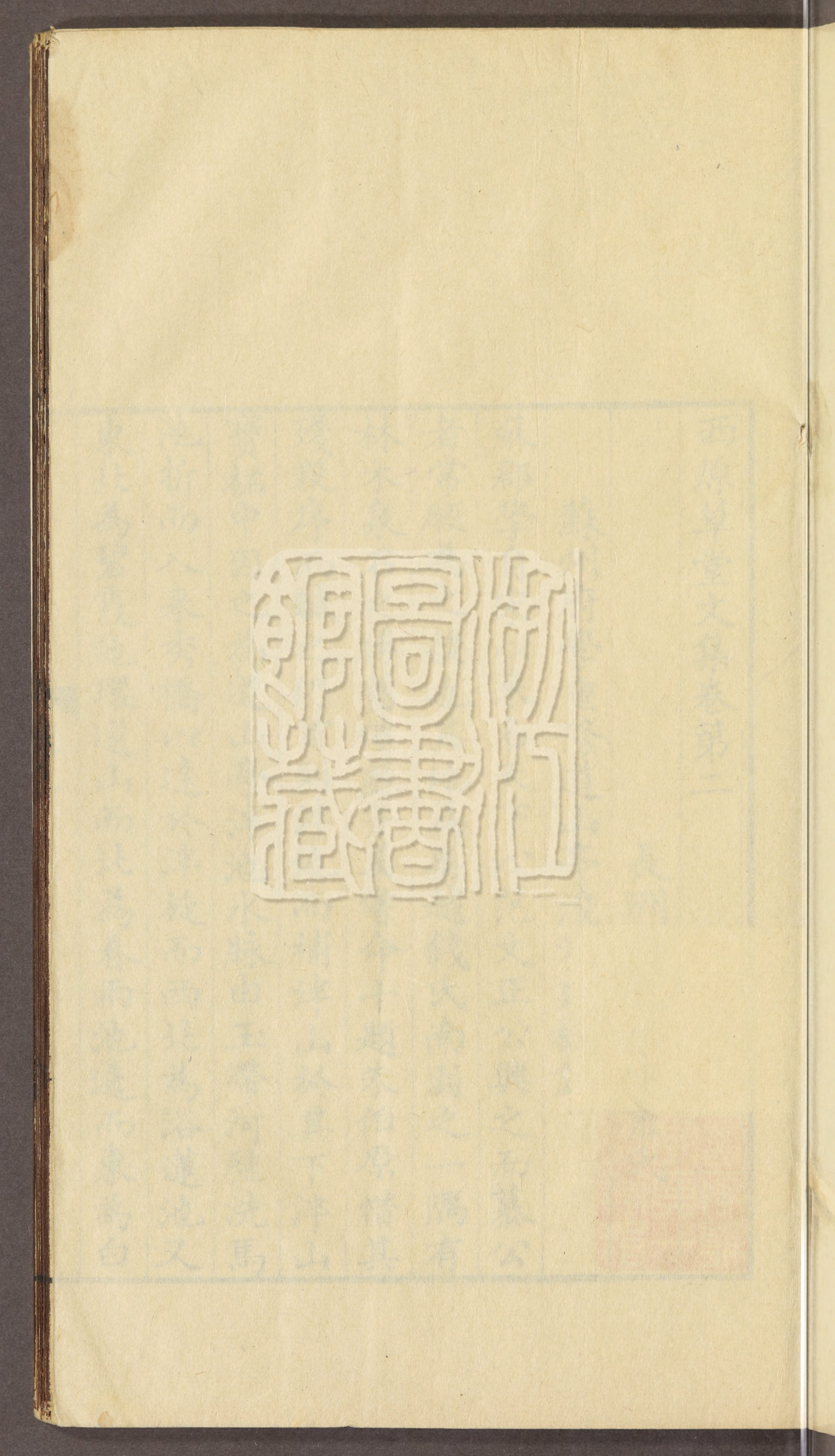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西原草堂文集卷第二

長洲蔣恭棐廸甫

蘇州府學重修道山亭浚池建橋記

蘇郡學自宋以來名天下以范文正公興之而慕公者常願為之後也其地為吳越錢氏南園之一隅有林木泉石之勝舊傳蘇子美嘗命十題朱伯原惜其殘毀序而賦之仍首列泮池而補泮山於其下泮山寶祐中因之為道山亭泮池水脉由玉帶河歷洗馬池折而入来秀橋以達於泮旋而西北為浴蓮池又東北為碧霞池環道山而北為春雨池迤而東為白

石池滙三江五湖之流東西交通以鍾美於是明初王汝玉八詠泮池道山来秀春雨之跡尚可睹也歷祀久遠山仆亭圮池壅閼止洇鬱而不宣學士恒病之傅侯椿来知府事之明年丙寅周覽黌舍詳考昔圖喟然有意振起請於署巡撫都院安公寧遂發帑疏玉帶河益植佳木新泮橋又明年重建洗馬橋增築道山復其亭濬諸池使暢流各循其故道通之以橋於春雨東北者二一東向曰起鳳一南向即衆芳橋遺址於浴蓮東南者一曰柳橋其年冬又拓紫陽書院之門鑿池其前引之入泮以出龍門今年春訖

工然後在泮之泉流四達風氣完密精度地勢而次第董其役者教授萬君卓之勞為多郡之人士聿觀厥成踴躍相告曰願有記也恭棐竊嘗聞魯頌之義矣僖公既作泮宮而詩人美之至於樂其芹之采鴞之集一時鼓舞作新之氣象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以是知學校之繫乎國甚重而修廢舉墜之為不可以已也

國家教澤深厚學宮之外復設書院廩其尤秀者而造就之夫人朝夕游焉而見夫仆者植圮者峙壅而涸者渙渙而悠悠耳目為之開明心慮為之廻易其

不有勸乎傅佚以憲副之節移駐海上兹其所税憩不殊甘棠之遺愛而安公方覲
天子東巡狩以還親覲
闕里釋奠之盛典登
至聖之廟堂觀其車服禮器他日戾止於學無小無大瞻公之車旂色笑從公之教視前此宜有加焉乃刻辭於石以諗於來學之士而式後之為政者

松江府重修普濟堂碑記

普濟堂始設於京師
聖祖仁皇帝親灑宸翰碑文以示嘉與
世宗憲皇帝重申巽命使所在大吏勸好義者倣行
之風聲所樹駸駸徧天下我
皇上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薄海內外物靡不得其所
當此之時苟可出毫髮之力仰裨
國家惠鮮懷保之萬一宜不待教約風諭而後興也
松郡西門外白龍潭舊有普濟堂前政諮謀復之既
有端緒郡之賢士大夫董其事者欲募置恒產俾久

勿壞守甫受事則以聞請一言先諸守承
天子命司牧斯土凡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而無告者守方憮然汗洲而又何說之與有
古者養民之政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
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使民自為養而已民不能
自養而待濟於人斯其情可悲而其勢稍難雖然孟
子論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怵
惕惻隱為端察而識之擴而充之雖至於物靡不得
其所乃所以憮其不忍人之心也今之纍纍然托命
於斯堂者其為將入井之孺子不既多乎有見之而

不怵惕惻隱者其亦所謂非人也矣能擴充其端損已之有餘補人之不足少緩其須臾之死而上并以

釋

堯舜之病斯亦近取之方人人得致其力者歟守之來也新於大夫之賢者士之仁者未及事而友之然竊知其皆有不忍人之心而充之以至於仁不可勝用易易也孟子不又云乎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守之言忠也七邑之衆悅是舉也堂之潰於成雖惠而費猶美也守亦將藉手以逭厥咎



義學碑記

國家設學造士餼廩以勸之冠服以榮之師儒以董之三年大比以升進之所在郡縣博士弟子額多者數百人彬彬乎盛矣顧秀民年十四五以上搽觚學藝文歷郡縣試以達學使者程其藝可書乃入於學其初之蒙非有賢父兄知所嚮慕歸往而遜其志哉至於孤貧弱稚衣食之不贍奚暇驅而之善故往往流移失業不得已為人奴隸其桀驁者則習於非僻以陷罪戾烏乎此尤可怵惕惻隱者也雖然天地之憾而堯舜之病蓋雖公卿大夫都邑之士族大繇繁

有不能保其無失教者而況編户之衆乎是故或習之而不以爲憂憂之而卒莫之能救者亦其勢然也於此有人焉獨奮起而憂之憂之而又力能救之人之歡欣鼓舞於其事之成而且願其久而勿壞宜何如也吾吳善士陳明智數年前創普濟堂於虎阜山塘以收窮無告者其制一如京師
聖祖聞而褒賞之既又於城之南建學一區聚諸童貧者延師訓課之逺各習其業而後遣之甫經營時予固韙其志今年來京師詢之已蕆事矣顧以募輸之不繼貌若甚戚予尤歎其樂善不倦無德色也然

方其空雨手搏顙掉舌僕僕達官富人之門以求所為堂與學者豈自意其必潰於成哉願力宏大而福德深厚天實相之以克有成其終相之俾勿壞決也人性之善一也夫人汲汲焉代人憂而又疾視其莫能救以遺之憂豈人性也歟

天子承重熙累洽之後作民君師厚生正德期與三代同風

登極之初嘉普濟之義

勅京尹以時振興且焦

命直省各建堂育嬰盖發政施仁先鰥寡孤獨也兹

義學養蒙之舉萬有一獲聞於
九重令直省取以為法善人之利博矣予故樂為叙
其事以湏焉

重脩支硎山觀音寺并建寒泉書院記

觀音寺在支硎山東麓舊報恩寺址也明洪武初歸併白雲寺故亦為范氏香火院考寺之建因支公遺跡剏於梁天監賜額於唐景隆毀於會昌復於大中逮吳越錢氏移寺額置城北舊開元基廼於其地作觀音院數百年間迭有住壞若清贊勸施於刺史文讓宿契於郡僚因緣邂逅良非偶然自歸白雲遂祀魏文正公木主於寺之左入

本朝且百年寺浸廢今福建按察使覺羅雅公守蘇時謀於魏國裔孫前大同守瑤㪟去粮蕩延僧實培

住持實培發願擔護竭其智力香信施捨不私囊鉢越三寒暑寺還舊觀瑤偕其族人新魏國祠闢崇階繚以周垣別為寒泉書院泉支公跡與范之白雲相望既底厥成叙其緣起謁余文且曰實培之勞不可忘也余惟寺之振有以傳高僧之風祠之廓有以肅前賢之容二者皆可書其事由覺羅雅公始視盧簡求趙光遇輩不費而功倍之而實培亦贊謙之繼起者歟慶茲山之遭疏而識之俾勒諸石

重修上海縣學碑記代作

國家廟祀孔子視前代典最隆備

聖祖仁皇帝躬屈萬乘之尊行九拜之禮復升朱子次十哲位明孔子之道所傳

皇上嗣大歷服首加封五代王號又以海內學士臨文避至聖諱釐易字音未極尊崇

特令自六經所用及郊祀鉅制外悉改本字形體盖尊師重道之意於是為至積累涵浹聲教大同顧官吏奉承有祗有怠振作而興起之不可以後上海舊滬城鎮自宋已立學本鄉校元至正十八年鎮升縣

遂為縣學歷明迄今皆仍其地康熙二十四年重修
後未有繼者雍正九年余奉
命移駐茲邑肅謁廟下見榱棟朽㩀學堂齋舍夷於
榛莽懼無以稱塞
詔旨宣布教澤會攝榷關事公項得銀三百七十一
兩請於中丞喬公以新廟學公許諾委教諭李君射
斗董其役僨工市材易腐增缺經始壬子冬至癸丑
夏五櫺星儀門宮殿兩廡暨祠宇旁舍明倫堂以前
咸煥然改觀明倫堂之北有尊經閣明成化二十年
肇建以貯經籍歲久傾圮過半欲并新之而費不足

縣令秦君士顒出縣之充公銀若干并紳士某某等樂輸銀若干共一百九十兩有奇又不足余捐補之然後潰於成其祭器樂器之缺與經籍之不存者以竢力有餘次第完之繼自今有司學官諸生歲春秋行禮廟廷對越有嚴秉虔將事庶不失墜

聖朝尊祀先師之典而諸生退即於學敬修所業以求不替於孔子之道將上之觀光作賓副朝廷之用下之型仁講讓厚邦邑之俗縣雖處海隅乃人才之所聚也敢不勉勉以冀哉



侍講彭止菴先生祠堂碑代張儀封作

康熙五十八年長洲縣翰林院侍講彭止菴先生以疾卒於家又二年蘇之人士相與追放模楷�想典刑請祀先生於學宮又一年先生嗣君正乾等始建先生專祠於長洲縣學先聖廟之東偏明年遺書京師屬余文其麗牲之石余夙仰慕先生及官於蘇辱先生嘗過從得聞先生講學之大指而親挹其道德之光容余被許頌繫維揚先生襆被過視余詣即訊所欲為吳民請留余時惎余者眈眈虎視弗顧也余既蒙

恩復任卿貳與先生積不相聞先生之沒余盡焉心傷顛末由致一辭於先生故於其嗣君之請誼不獲辭先生諱定求字勤止止菴其自號也世居蘇之長洲康熙丙辰舉會試第一廷對復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擢國子監司業晉侍講先生之考仁簡先生號吳中醇儒先生少承庭訓耳擩目染於有宋諸子之遺書潛心而默識之於近世儒者尤得力於王文成高忠憲二公其學以不欺為本以踐行為要體認真切洞見大原故其為人志氣清明德性堅定富貴榮利不足以動其心阨窮患難不足以搖其守蓋擬之

前哲羅念菴湛甘泉庶幾髣髴駑鈍如余殆無以窺
其所蘊之深也早登大魁遭際
聖世廻翔館閣可坐致膴仕而先生年未及艾引疾
歸里杜門謝客耽味儒道其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
灼然而力行以蘄至乎聖賢之域日有孳孳不暇外
慕視世之榮華小成者直霄壤矣
聖祖南巡名起校勘書局於揚州是時先生門人方
秉銓政亟引先生謂得一紙牒部即照現任推陞同
事者爭勸之先生訖不應也其難進易退有如此居
里中以綱常名教為己任遇公正發憤侃侃不少媕

婀人皆嚴憚之至於表章先賢汲引後進則又惓惓惟恐其力之有不逮常補衣蔬食蕭然約素或有以服飾輿馬傔從衒耀者望見先生率揺手避去此余之所及知也故因記先生之祠而論著之其他具先生門人王編修喆生所撰行狀中不復述後之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將頑者廉懦者有立矣乎長洲縣學頽壞數十年先生通籍後倡以已財號呼勸募凡二十餘年而後潰於成以故卜先生之祠僉曰必於學祠之成依於宮牆既碩且安仰殿堂之崇閎俯泮池之幽潔先生之靈陟降於斯宜有徘徊不能去者與

乃爲迎享送神之辭俾歲執事祠下者歌以祀先生其辭曰

傳説之星兮凝精溯厥生兮應文明學追餘姚兮本以誠決金矢兮佩玉珩上帝命之居蓬瀛駟赤虯兮翔太清翩然下來兮思故城吳之山兮環翠葑之水兮折瓊蒸嘗千禩兮依類饗望閶闔兮指層雲靈不少留兮廻城闉庭霽色兮草薰壕緑波兮沄沄渚清風兮蘭茝芬長樹表兮坊吳人



瑟齋記

同年友江寧督糧道叅政王公樓山於官舍燕休之齋名之曰瑟盖取大學傳引淇澳詩義余惟古君子之為學惟自治而已不汲汲於治人是故瑟之訓為嚴密然色莊非嚴也一息不懈之謂嚴操切非密也一私不容之謂密夫必自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約之又約以求無失乎天命之初如是則嚴之至矣自慎其獨而精之又精以求無拂乎率性之用如是則密之至矣而又行之以勇持之以不息由是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所謂僩

兮赫兮喧兮而民不可諠者固正已而物正之驗歟
懿戒曰夙興夜寐洒埽庭內又曰慎爾出話敬爾威
儀其極也至於不愧屋漏而後已焉非嚴且容能然
乎觀是齋之所以名公之所以自治治人者可知已
矣公嚴於整躬而慈於御下容於檢心而寬於用法
孔子論玉曰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智也精以察
之寬以居之優游而自得清靜而不擾如玉之條理
縝密而溫潤愈著圭耶璧耶詩人豈徒稱美哉必實
有見其然者余辱公交至厚竊自附於知公者故為
記之云爾且余性尤踈嬾因以自警焉

范氏賜山舊廬記

范文正公世家蘇州奮孤露爲宋賢相蘇人仰止文正猶斗之有杓也史稱文正出唐宰相履冰後其始家蘇州者唐麗水丞諱隋蘇州之范由麗水別尢如水木之有本源也文正而上三世墓在天平山之右麗水墓在天平山之左文正登政府奏請以白雲菴爲功德香火院勅賜寺額忠宣復請歲度一僧守之故天平山范氏號賜山明季叅議允臨依麗水墓搆山莊
本朝康熙間檢討必英即其地建叅議祠乾隆初元

前大同守瑶始表麗水之阡七年秋積義莊新增田
所入餘儲闢治神道會叅議曾孫國子生與禾會昌
令興穀重葺叅議祠既成相與循覧園池愾想叅議
遺跡次第復修於是咒鉢菴寤言堂聽鶯閣芝房魚
樂國來燕榭繙經臺宛轉橋諸勝盡還舊觀其明年
工訖改莊名賜山舊廬以屬棻䓁記其事惟文正相
業著於有宋祥符慶歷之閒而其道師表百世其發
祥鍾美之所自豈惟范氏子子孫孫尊祖追遠之思
宜久勿忘實吾蘇人所瞻慕而必恭敬止者也又況
范之後賢克念祖德世濟其美過其廬者望松楸之

欝然挹清泉而攬白雲亦將有所感發興起乎其不
徒如李衛公平泉草木與佳子弟保有之而已也是
用謹而書之以附於錢公輔義田記之後



寄園記

少讀仲長統樂志論欣然慕之稍長觀味聖賢之遺書尋其用志之所存然後知統之言陋也儒者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無所入而不樂區區居處之安食飲游釣之適宜若無足以役吾志者如必得之乃有樂乎是其不得將戚戚焉彼顏氏子操瓢與簞曾參歌聲若出金石果皆其中有不樂而姑以自解與統遭漢末流固疾夫世之決性命以饕富貴者然而未聞道也卒就荀文若之舉參魏武軍事論議不合發憤著書即其所志不克自堅豈非待於

外以爲樂者恒内不足歟雖然使其無所期而得之
而汲汲焉惟求其内之充是樂也又奚之爲累族弟
師素好尚清曠葺城西寄園遷焉託乎林泉而親魚
鳥居處食飲釣遊甚樂也余思有以廣其志因其請
爲之記園之名仍舊貫其取義未暇論焉

放生池記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得天地之心以爲心故不忍人之心人皆有之其於物也何莫不然樂生而惡死物有以異於人乎哉人之能愛物也人之所以爲天地之心也網罟弓矢古之聖人以之利民用盡物性者夫焉可廢雖然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留不盡之命於魚鳥而仁不可勝用矣是故放生非佛氏之教吾孔子之教也里中王君彥介因虎邱山塘普濟橋東西數里舊有禁漁之河豐碑尚存請於署郡守耿公申而止之集同志之士隨願捐施市不滿尺之魚

以及蠃蛤鶉雀之屬季為會放之規設定初有條而不紊其事雖若纖細由一物之生推而至於百千萬億物之生由一日之生推而至於百千萬億日之生豈不渾然大德矣乎予喜其近而易行可漸推而廣也言以先之

逸園記

程子居楓橋之北為園於太湖之濱有堂有居有亭有池有脩竹之徑有叢桂之坡有芍藥之圃有垂釣之槎有鳴琴之室環蟠螭石壁銅井彈山以為閣曰清暉踞滌山以為臺曰騰嘯合而名之逸園因以自號園之廣以畝計凡五十左右遠近皆梅林花時香雪迷濛雲水相暎盖湖濱諸山逶迤聯屬西磧最為深秀居人以藝梅為業飲湖光吸山淥天然香國程子乃全攬而專有之宜其樂隐於此而與城市日遠也然程子之勤勤於此非獨樂其地之勝而已先是

尊甫豫章先生葬其先人於西磧之南麓傍墓以廬者數十年廬之前有峰九故號九峰草廬程子永懷世德明發不寐既以大父父孝行聞於朝膺制書褒美之寵又惓惓於其䰟魄所依踵而拓之以漬於成歲時伏臘欷歔慕思過其園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彊者可以觀其志焉昔歐陽子記許氏南園特書其三世孝弟以示海陵之人今余見程氏之孝亦著於三世矣使其子孫世久而愈篤則所謂草木駢枝而連理禽鳥不爭巢而棲不擇子而哺豈誣妄哉余程子里人也書以示同

里之人以遺程子亦惟其力行而不怠以止以信余言也



重修寄浮亭記

先君作亭之明年戊申余乞假歸隨侍杖履八閱寒暑乾隆元年丙辰春余詣闕補官亭之址為水齧將圮先君命撤其材藏之曰他日當易石承之自余丁巳歸田疊遭大故未及修治今歲初夏撿舊物已失五乃亟謀新之甫覆瓦為拙工欹一柱仆焉復市材益之召工之良者成之然後石亙泉映頓還舊觀清夜明月衣冠出游如有見聞俛仰今昔感慨係之始亭之作由徐丈白華致太湖石今既廢而新其落也白華孫爾宜賓來錫館讀

先君舊題相與歎息蓋白華仙世亦十有五年陳跡
宛然記此以備兩家故事云

重建竹西亭記代盧雅雨作

唐杜牧之詩云誰知竹西路歌吹是揚州建亭者之以竹西名蓋出於此宋歐陽文忠有竹西亭詩蘇文忠公詩有過廣陵擇老相送竹西亭下亭之重於揚州舊矣乾隆丙辰余為都轉鹽運使駐此與同年程太史夢星大會名士於平山堂登蜀岡眺望問所謂竹西亭者太史為指點於芒烟蔓草間而告余曰亭不知建於何時何人宋紹興間向子固嘗易其名為歌吹燬於火隆興間郡守周淙修之復舊名歲久而圯明神宗時縣令張寧移建於北岸之皂角林側未

幾亦圮今東望舊剎即古禪智寺考古今詩話亭盖在其前云余於時慨然有修復之志不數月輒以罪去更歷邊塞閱十有八年歲癸酉復轉運茲土太史已與諸同人復亭之舊為具尊罍名落成焉至則泉流竹茂新亭翼然前闢埠百尺以傚崐臺後構堂三楹以傚葯圃登斯亭也遥睇南徐北固諸山如拱如揖風帆沙鳥若即几席漁響梵音渢渢入耳余顧而樂之太史舉觴屬余為記余惟人世間一切盛衰隆替如水容山態朝夕殊形其大者莫不然何有於一亭之興廢哉雖然地以人傳而非其地之盛則亦不

足以傳其人茲地因樊川之句以為亭因歐蘇兩公之留連於是亭而益重於世彼易其名與遷其址者陋也周程兩君子後先輝映其賢乎哉余抱修亭之願以去落成而来亭不因予成而予之来適與亭會予之文不足重斯亭而亭若有待焉因不辭而為之記



皐溪漁舍記

出金閶門山之可日涉者莫如雲巖方塘涵波萬瓦鱗次花晨月夕畫舸塡塞廣場勝會亦時有喧囂之嫌近山村落小渚縈廻野田疎豁與雲巖之平遠秀麗足相映發而游跡罕逮半塘迤北清瀏數折土名鴨脚浜鴨脚銀杏樹名吳中處處有之獨被是水何耶余從祖父繡谷先生暇日與客過而樂之購地築室題曰皐溪漁舍自營壽藏其旁命爲之志先生本生爲余曾大父贈奉政府君之小宗少孤出後諸父之爲奉政庶弟孝廉府君後者所後考妣俱沒本生

母馮荼苦撫育長而博聞強記師友耆碩名流以昌
其學游閩粵滇黔入京師襆被走數千里所過一發
之於詩累躓場屋以薦
名修書畫譜直
武英殿歲久除黔餘慶令恤氓崇儒荒裔嚮風報最
擢守朔州防邊乘障之事倚辦咄嗟會前任逋國帑
祈所善上官令重征民稅數千緡以償先生持不可
中蜚語被劾事白拂衣徑歸所居孝廉桃塢舊園亭
池花木之勝無廢益增左圖右史課子弄孫友朋觴
詠具美并難配李宜人嗜吟工畫齊眉白首御窮忘

貧偕隐屛貴先生奮起孤童焯為聞人收身宦海韻
拔塵表可謂世之吉人家之名士已忠孝磅礴遇事
感攄風流爾雅一時傾倒而又達生觀化任運樂天
趙岐僑札之圖自居主位司空王官之谷中非暫游
忝棐於羣從中最辱知愛承命撰簡敢辭不文系之
詩曰凫溪之泉清且漣兮凫溪之林蔚而森兮樂哉
斯邱歲優游兮地以人髙凫溪之遭兮



飛雪泉記

從弟方槎比部新居廳事之東偏為樓五楹以貯經籍名之求自於樓後壘石為小山畚土有清泉流出迤邐三穴或濫或沆不瀸不匯合之而為池酌之甚甘導之行石間聲㶁㶁然因取坡公試院煎茶詩中字題曰飛雪而屬余記之夫水五材之一其出也以致用為遇故渫而不食則心惻可用汲則並受其福斯泉之地故景德寺改學道書院再改兵巡道署又廢而申文定公宅之今百四十年矣工掘地深三尺許見舊甃衢并拾得軍持數十意泉故值寺之井而

久堙塞者一旦出而為用於人泉之顯晦豈不亦以其時與方槎題泉名盖以其搥注之用而余特慨其晦於昔而顯於今若有需焉果斯泉之遇也

古施茶亭記

出金閶門西至楓橋十里而近道直如矢跨梁於洞涇當十里之中暑雨祁寒陸行者思少憩焉稍西有亭翼然里中好善者於此施茶湯相傳舊為壽緣菴地明隆萬間楚僧廣惠募建未成而去後改亭亭久亦圮乾隆二年吳君叔時張君有文倡新之亭之後有閣巍然則始自二君以奉文昌像於上而集同里士為課業之所者也臨運河不離市𠀤囂塵頗遠矣余友倪君頓塘顏之曰澄碧未及記今二君来乞余記余喜其能舉廢墜澤行人登其閣魁光熊熊與周

忠介公坊里相直士之游者慨然而興其慕𦘕有窮

乎

承訓堂記

六經皆聖人垂訓之書也易道吉凶書紀治忽詩述朝野得失褒譏禮著經曲儀節春秋正名分存之於心體之於身措之於事為脩齊治平之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故善學聖人之道者返而求之六經六經之訓炳如也廓如也在善承之而已吾里范翁聲九潤所居之堂而新之虛舟王吏部顏之曰承訓余按范氏自宋文正公以来名臣鉅儒前後相望嘉言彝訓具載國史家乘入

本朝以勳德著者尤多蓋范氏之世澤長矣而聲九

又以孝友施於家長厚及於物敦睦孚於鄉鄰族黨諸子雪嵋朝宗瞻原皆恂恂溫恭謙抑善下信乎能守其先訓者吏部之名斯堂有以也而余又自有說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河源也海委也海納衆水而河為水之源祭先之者誠務其本也六經之道譬猶河然其理淵然無所不包以之治心而心正脩身而身安推之家國天下無所施而不當猶河自積石至龍門而華陰而底柱而孟津而洛汭紆折以入於海覩龍門積石之經流而忘其發於崑崙也可乎彼范氏之嘉言彝訓垂諸國史家乘者夫固河之經

流而至於海者也若其源有不本於六經者與雪嵋
恬淡寡營酷嗜古文辭議論皆能見原本其子馨谷
與余遊復篤志好學余惟六經之道聖人之道也故
廣吏部之意望其以承經訓者承其家焉

孫男 涵海
瀛海 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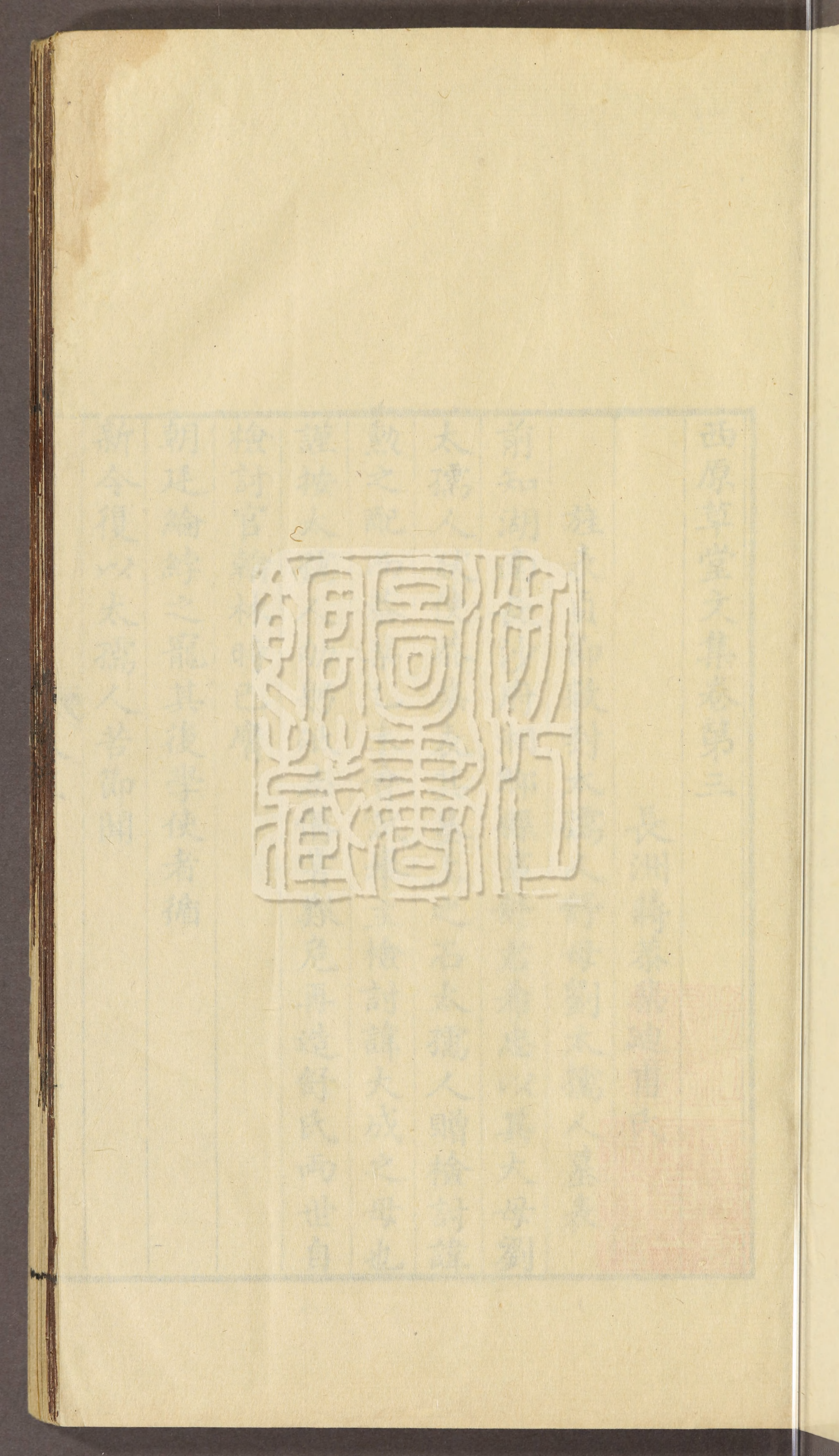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西原草堂文集卷第三

長洲蔣恭棐廸甫氏

旌表貞節敕封太孺人舒母劉太孺人墓表

前知湖南長沙府湘鄉縣事舒君希忠以其大母劉太孺人狀使恭棐表其墓上之石太孺人贈檢討諱勳之配而恭棐乙未會試舉主檢討諱大成之母也謹按太孺人㓜躬砥志備嘗艱危再造舒氏兩世自檢討官翰林時已膺

朝廷綸綍之寵其後學使者循

新令復以太孺人苦節聞

詔旌其門如彝典其行事宜上史館媲古列女傳之
無窮不可以弗稱也舒之先自江西遷京師而太孺
人世為順天大興人考諱顯伯以貲授昭武將軍妣
路安人生太孺人而卒繼妣金安人實鞠育之年十
六歸贈君閱歲生檢討時贈君之考為怨家所訐吏
捕之急贈君挺身代就吏爭辨久之事始得白而家
盡破且遘篤疾太孺人事其舅益謹無幾微見於辭
色及其舅與贈君相繼歿太孺人年纔二十二檢討
甫七齡中外姻黨之不肖者利分其餘財咸趣太孺
人嫁太孺人堅自誓衆益洶洶太孺人日夜泣出約

指縫檢討衣裾中謂曰吾度不得生若見是即見母矣檢討亦大慟當是時舒氏之不絕一綫耳初劉翁無子太孺人能曲得其歡心故金安人老焉至是金安人脫身攜太孺人母子至城西之增壽寺僦一椽以居以女紅所得遣檢討就外傅日晡檢討歸自塾始少市鹽菜佐麥飯篝燈課讀剪尺聲琅琅與書聲相應積數年戶部郎胡君仁治聞太孺人事重之見檢討奇其慧字以女延名師教之家塾檢討遂大就娶婦後連掇科第授館職有聲於

朝而戶部擢肅州僉事愛其女月寄俸入太孺人安

子婦之養者十餘年始羣不逞之徒愧且悔復來依檢討太孺人命檢討勿拒絕曰彼亦玉我於成也人服其有容雍正丙午太孺人年五十二矣婦胡先感時症幾殆希忠與其弟俱出險痘檢討又暴得疾獨太孺人抱持兩孫營子婦醫藥目不交睫者月餘而檢討竟不起大事又皆太孺人經紀之殮已太孺人出謝客曰吾子已矣老婦若不能教育兩孫如吾子無以見諸君恭棐時臨喪聞之肅然動容退未嘗不慮其任之鉅且艱也既而太孺人與其婦夙興夜寐食貧集蓼勉其孫讀父書希忠少舉於鄉以薦

召入
武英殿校書議叙授今職其季希孝亦以高材生需
次校官是豈太孺人所能逆睹哉惟其立志不變而
天有以相之也希忠初令常寧太孺人就養官舍其
所以傳教勸勵之甚備希忠以能調繁之湘鄉抵衡
陽太孺人塗次無疾壽終蓋乾隆壬申冬十月日也
年七十有八希忠以癸酉秋九月扶柩還京師其冬
十二月日啟贈君之窆以祔昔檢討為太孺人四十
稱觴武進趙恭毅公為之序儗之廬陵歐陽氏母子
朝論以為無愧恭棐竊謂太孺人所處視魏國有尤

難魏國無奪其志者而太孺人不幸中值檢討之變
伶仃持門又二十餘年而後其孫受福於其王母此
恭毅公之所不及見也恭棐名位卑下文筆衰薾不
足以繼恭毅公之後壓辱檢討門墻洒埽之舊幸得
為太孺人役萬一備史氏之採擇其藉以報檢討於
地下者庶或在此

儒林郎例贈中憲大夫范公墓表

前知山西大同府事范君瑶既表其遷吳始祖唐麗水丞之阡又以義田祖羨修文正書院忠烈廟賜山舊廬靡壞弗興及葳事乃謁余再拜乞文其考贈公墓上石噫余先友也矧增置義田本公意於法宜書夫事有創前聖之所未有而可為百世之師者文正公義莊是也自井田變學校廢而宗法亡惟義田義塾之設猶得三代盛王教養之遺制而即祠建書院以來公之世嫡相傳為主奉則宗法獨范氏僅存顧由公至今七百餘年之間吳之前哲倣而行之者申

文定陳文莊兩公而已考其規模未及范氏什之一
而范氏繼公後者有忠宣兄弟踵其成迄於南渡清
獻振其衰明之季年叅議續其墜入
本朝贈公父子又式廓之大吏以聞
世廟嘉嘆官瑶刑部員外郎於是旁郡大家稍有聞
而興起者謂文正公之風其子孫允親炙而師之不
信然歟初贈公之考提管莊事以勤没身故公之一
生惓惓焉惟義澤隕越是懼康熙中族有不慊於出
納者公從容過先編修語曰先澤遠而族益蕃均而
和尚不能給他日幸衣食稍充必以漸拓之逮公之

終甫免喪瑤兄弟竟遂公志先編修欣喜稱道以公
有賢子而後其言為不徒也族人感公之惠相率請
於主奉度文正書院中隙地建公祠春秋享祀與叅
議後先相望無錫嵇文敏公為碑記之嗚呼公豈有
所慕而為之其所以自任者誠重而漸習於其先世
者深且厚也文正公有志贍族二十餘年及為西帥
叅大政始克創為公之後賢皆當官於朝有祿賜之
入而贈公起孤貧出銖積寸累之獲推節衣縮食之
羸俾前烈愈光而後嗣蒙庇其所處有倍難者余少
聞公之志壯及見其成由是言之七之立志可不以

文正自期待歟公仁於親故尊祖而敬宗友於弟故視族之人皆同胞葢其他懿行未可以更僕數而余特舉公蓄志以教其子而其所成就焯焯如此以勸夫後之求文正而師之者范氏麗水而下分為十六支麗水五世為郎中某公贈公距郎中凡十九世公諱某字文侯號漁莊太學生考授州同知授儒林郎例贈中憲大夫配湯氏封安人例贈恭人諸生卒子女昏嫁之詳具瑶自為壙志中

李孝安先生墓表

先生李氏諱樹目字仲明號峩懷山東單縣人先世由山西洪洞遷單武鄉令號柏村先生者先生六世祖也曾祖諱砥祖諱汝標皆有隐德考諱泰國子生試授州同知以先生貴贈文林郎内閣中書舍人加一級妣吳氏封太孺人先生幼穎異五歲入塾授句讀嚴重如大師九歲能文贈公奇愛之年十五補博士弟子旋食餼大吏延諸高材生肄業白雪書院先生偕其弟與焉人稱二難屢蹐省門不售贈公資遣之京師數年注校官有日矣忽心動亟歸贈公方病

不能言先生視湯劑食飲常先其意之所向秘結藥之不下手探取之三年不懈遭喪致其毀太孺人反復泣諭乃稍自節而益勵於學康熙壬午舉本省鄉試丙戌成進士歸哭告於殯襄事訖誓墓不仕太孺人強之始仕癸巳甲午連分校順天鄉試所薦多淹滯知名之士最後從闈中出念太孺人乞歸僚友爭挽之不可先是太孺人目微翳見先生拜膝下喜立愈家居色養踰六年太孺人壽終終喪遂不復仕先生修眉飄鬚不苟言笑其接人溫然事伯兄恭贈公沒後悉以家委其弟終身不析爨行德於鄉歲凶輒

粟以賑貸不能償者火其劵嘗倡修單文廟其平時造養寒士尢力雍正元年春二月二十八日遘疾卒年七十其生順治十一年春二月二日也配蘇氏贈孺人以勤儉佐先生孝於舅姑一家宜之先卒年五十四乾隆八年冬十月巳未孤潛瀌卜葬先生於城西朱村鄉二十里墩啓蘇孺人之兆而封之瀌走吳門以㳟棐辱先生知最深使表其阡先生之歸㳟棐嘗為文推先生之志以為一日遂太孺人之養雖三公不與易先生喜曰子知我者然先生是時才望隐重中朝積歲稍遷臺省可坐致通顯其所著於世必

不止是而不以彼易此惟不以得乎外者為太孺人悅也其卒也鄉人毀之其門千百為羣私謚曰孝安先生又請祀於學宮亦可以見先生之行孚於人乃序次先生世系官閥與其行之大者揭諸其原曰是為孝安之墓哉冠于于孰非人子絕裾從仕視之顏泚

鄉飲賓貝君墓表

吳有好義篤行之君子曰貝君諱鉞字鴻文號潛谷孝於其親恭於其兄睦於其族婣而信於朋友其於善每汲汲為之若類無所為者余愛之重之而哀其沒也噫習俗之澆久矣世其可無斯人耶君居郡城之南濠其先本姓何氏君大父諱啟祚者為其舅後始為貝氏祖妣陳以節

旌考諱珽鄉飲賓妣王氏壽九十

世宗皇帝詔賜粟帛君兄弟四人仲叔皆夭而伯早喪偶君請於兄獨力養父母終其身母年益高屏藥

物日進糜粥抑搔疴癢未嘗不在側垂六十猶致毁
伯兄教授里中不問家人有無君擘畫佽助其諸子
各有生理而兄安其老撫仲叔子女自少迄昏嫁雖
家人忘其孤兄之子夭則又勤育其諸孫於幼穉君
三世去何氏族人往來益親求得貝氏後貧且病者
贍之於家厚其終而葬其不能葬者數喪其他善舉
甚夥恒避不居其名金壇虞進士景星為吳校官欲
察君孝廉固辭而止卒以君應賔筵人以為宜乾隆
五年夏六月十有四日寢疾卒年六十有八君未病
時伯兄先病甚比稍愈矣聞君病舁至視君相抱持

哭哭已君遽暝是歲兄亦卒配黄氏為婦孝謹佐君為善不倦先君九年卒子一紹溥女二沈奕鎏蔡朝宗其壻也孫男四成模成楷成楝成堂乾隆七年冬十有一月某日紹溥卜葬君於長洲縣某鄉某畝某字圩之新阡黄孺人合兆南濠里人化君之為率恂恂禮讓頃大吏倣行朱子社倉法輸助特多今郡守募富家出貲鬻民居地廣衢巷以備火災施累千金恐後謂匹夫行善不足以化其鄉人豈然哉余與君同出自王君之卒先安人為之出涕曰此善士汝必銘其藏及葬而余病不能以為念君之行誼不可以

泯且懼墜先安人之命迺為論次之以授其孫使鑱諸墓上以竢夫積善之慶而䂖其所自如此亦因以勸於人人云

陳師晦先生墓表

古者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以諸侯當喪而天王崩不可以不奔喪知大夫士之於其國君亦然非是未有不必其時者三年之喪自殯以至於虞卒哭練祥禫除皆漸即而遠若有故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除故春秋傳曰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近世或限於財力或拘於陰陽畏忌往往舍其柩而從事於昏宦有遲之久而後克葬者其時莫能必也如是而其服食居處不異於人人蓋習之以為常雖然昏與宦不可緩也而獨緩於葬有人

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若師晦陳先生之終身喪其親其庶乎可以免於不能葬之譏矣乎先生少孤而貧連遭王父母曾王母喪益困積授徒所得脩脯三十餘年始得地以葬其父踰年又喪其母未即葬日夜彷徨居喪屑豆和粥以食首創不沐盛暑不浴既免喪猶枕土寢柩側手奉袵時拂拭哭極哀鄰里至不忍聞竟以是得羸疾疾輒暈眩然遇祭祀必令其子更扶掖強起拜跪如禮蓋如是者十有六年而卒又十餘年其子始克以其王父祔且請旌其行於朝終先生志云先生諱樹珏字禹烈世為蘇之長洲

人其先居大姚村後徙郡城明成宏閒有諱璚者官至都御史為名臣先生八世祖也祖諱錫考諱兆嘉皆名諸生妣蔣氏余族曾祖公遜先生之姪以公遜先生所點定五經傳注授先生故先生經學得之外家者為多累以五經應省試終不得解中歲慕朱子元晦之學更字師晦嗚呼可謂有志之士矣先生葬吳縣硯山潔字圩祖塋之次配李碩人合焉禮部侍郎沈公既銘其藏而余特推先生所以痛自刻責寧守先王未葬不除服之遺意沒身而不悔將以勵夫世之過時而忘焉者子女昏嫁生卒之詳不復見余

少嘗聞先生講春秋胡氏傳粗用以應舉近稍究三傳之同異而先生沒且久末由折厥中表先生之墓亦竊取春秋之義焉

從兄子賓公墓表

從兄諱觀光字子賓與余自曾祖而分其祖之所後考諱垣長洲諸生妣盛氏抱叔姒子立之卒為余同高祖之宗而身以節被

旌祖諱之逵封徵仕郎中書科中書舍人貤贈奉政大夫户部山西司郎中妣沈氏封孺人貤贈宜人考諱文源歲貢生議叙七品官貤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妣張氏貤封孺人余兄弟行兄最先舉於鄉其後從兄篁亭與余相繼成進士而兄獨不幸一試禮部遽沒年僅二十有八可哀已兄長於余十有二年

余年十一先編修攜以赴義莊家課始識兄頎然長身處衆人中落落穆穆竟日默然顧喜與余言文不以童稚易余壬午公車會大雪運河凍不能前偕其師錢戶部夢得留余家三日乃行數視余所作師弟相對稱嘆以為他日當有名余至今愧之先是從祖父延戶部與兄相切劘累歲得盡其波瀾意度所以然為文沖澹閒靜無世俗譁囂未幾遂以是薦明年錢亦舉於禮部兄鄉榜後所刊行稿顧進士有常序之目其神似夢得蓋吳中數十年前師友淵源與場屋去取猶卓然有所据依後之雜亂不純師者亦可

以返也從祖父饒於財而兄約身若寒士澣衣敝緼絕去綺紈之習病中喪其耦逮續娶而前有資裝已盡費於醫藥乃假貸以成禮沒人始知之是時余兄弟守家法謹不擅一錢故其自刻苦如此兄生康熙戊午閏三月十九日卒康熙乙酉五月二日康熙壬午舉人贈徵仕郎內閣中書舍人娶張氏贈孺人繼趙氏封孺人乾隆某年

旌表子一應焻乾隆己未進士候選內閣中書舍人女一適郭某孫男女若干人曾孫男女若干人應焻以乾隆十七年春三月壬申奉考妣葬長洲縣某都

某畝某圩之阡而封後母之生壙既乞銘於同年進士巡撫侍郎莊公而來曰厠有述也初應焻之孤也幼故畧記余所知者使鑱諸墓上

族弟秋濤墓表

余族弟秋濤諱杰字人瞻候選府同知乾隆元年丙辰春三月二十有八日病沒年僅三十有九余在京師聞而哭之哀越八年癸亥其孤衡除湖南衡州府通判之官過家卜冬十有二月二日葬於長洲縣九都二十三啚塞字圩之阡以妣朱宜人祔常熟奉常陶先生既銘其隧道之石而余為表其墓曰嗚呼余弟之賢也而不幸早世其毀家利物赴義恐不及以是劬其躬苦其心以夭其天年不知者或以為姍笑其知者至今爭太息之固已夫人之志有因事而顯

亦有因事而晦者事足以顯其志著其事事著矣其志猶晦不可以不暴其志也余弟巳矣若州里之舉善朝廷之叙官士友之慕義其事焉爾暴其志是余之責夫秋濤自少事父母得其歡心母王宜人先卒而余從祖父病慼徧致醫者莫使之為諸子舍藥物廣施與陰蘄其愈秋濤為善尤勇而力不繼卒不怠以止又大營其桃花塢新居故益困而疾作王宜人之厝也力疾拜弔客行哭送十餘里遂浸劇以逮於沒庶幾所謂能竭其力者沒歲餘父病竟不起是以其志不彰雖然子之得竭於親者其力也其濟與否

贈修職郎李公暨元配黃孺人合葬墓志銘

余癸巳舉主單邑李仲明先生有賢伯兄曰伯聰府君以康熙五十九年三月卒於家先生方里居哭之過時而哀後二年其孤深等卜十月初九日葬府君城西二十里墩祖塋以黃孺人祔先期排纘事行以先生書來京師屬余誌其墓余游先生之門十載於茲習知李氏家法雍肅府君孝友溫良與先生遜同氣之愛宜為當世士大夫矜式幸得以文字為府君役其何敢辭按狀府君諱樹耳字伯聰其先山西洪洞人十三世祖徙單家焉故今為山東單縣人考諱

泰字陽復崇祀鄉賢封儒林郎贈文林郎內閣中書加一級妣吳太君封太孺人鄉賢公生四子府君居長少工舉子業有聲庠序間顧承鄉賢公志身督家政而縱諸弟於學先生卒成進士官中舍得不以衣食累心府君佽助之也先生丙戌南宮捷音至府君喜動顏色既痛厥考不及見又潸然泣鄉賢公晚年得氣疾不利下府君兄弟更手探之以為常鄉賢公歿府君年五十餘矣猶朝夕孺子慕太孺人春秋高事之尤謹未嘗暫離左右與諸弟同居易衣并食終身無間言季弟夭遺一孤撫之如已出蓋府君孝悌

則不可必也余哀其志之不遂不忍其晦於後暴而傳之如此俾衡兄弟知厥考之志務立身行道以大顯之其它悉奉常志中不復書

大節如此性好行其德飢施食寒施衣死無歸者施棺櫬於府君為細行不勝詳也府君由縣庠入國學例授少尹年六十有九配生員黃公諱鎮字煥若三女應贈孺人共儉順慈媲德壹行以相府君先府君二年卒年六十有五子男子三瀾稟生前卒娶季氏繼室以朱氏深庠生娶劉氏洽康熙甲午科武舉娶盧氏女子二一適劉恪一適劉珂孫男七為楠監生聘馬氏為棫聘黃氏為柏聘石氏瀾出為樞聘王氏為棟聘孟氏深出為榕聘朱氏為枋未聘洽出孫女五瀾出者二一適王僖一字劉允魁深出者三一字

黃嘉謀一字張賡漢一未字余觀古君子論銘之義雖本孝子孝孫之心猶以詡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若府君斯可以銘矣諸孤之狀府君也質而核知而能傳之稱先生之家子弟也府君於是為有子乃為銘以請於先生而俾掩諸幽銘曰

單父遺墟產良士穫而弗食盍耘耔有弟升朝家大起城西之壠水土美徃從先人永居此既固既安保孫子

户部雲南司郎中秦君墓誌銘代作

秦君諱休字又休號岾瞻更號匪莪其先元至正間自韓城始遷郃陽者曰淵居縣東鄉溝溢村淵五傳至和以義俠著和生繼夏繼夏生學古學古生王塾授壽官君高祖也曾祖五舉順治戊子拔貢生祖錫中順治甲午副榜考汧邑諸生君官翰林遇

恩贈祖考考兩世皆儒林郎翰林院編修加一級祖妣党氏贈安人妣甯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方震君夢虎入室驚而寤生君七歲贈君授之經已曉大意贈君歿太安人食貧躬紡績縱君於學以從祖進士鎬

為師補邑博士弟子康熙戊子舉陝西鄉試壬辰成
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君在史館以能文章名
關以西太安人壽終京邸君徒步扶櫬還崎嶇山谷
間哀感行路服闋補原官
世宗憲皇帝簡幹員核鑲輔倉穀君預行㕓辦肅給
歸報稱
旨時吏部選郎缺人特授文選司郎中君掌銓益刻
苦自勵晨入省理案牒達暮吏無敢為欺俄
命往浙江以知府用制府彭城李公一見喜曰紹興
郡最劇得君蒞之吾無憂矣守紹未匝月

中旨補贛西尋州知府李公奏留君浙江不允尋發

中旨補廣西潯州知府李公奏留君浙江不允潯多
盜土官裔陳邦寧者頗為盜囊槖君開誠招之邦寧
誓雍盜自効君用其力悉捕獲盜迨君去盜不復發
察豪猾苦民者痛繩之建社學捐膏火資親與講師
弟子之禮潯士競奮攝欝林州事鹽梟殺捕役尸不
獲君自詣郊外跡之天雨一老父持雨具前云吾知
尸所行里許忽不見掘地果得尸案殺者慴伏衆以
為神君初監潯稅吏執匿稅者至君令稅如額即遣
之丞讒之布政使改委丞丞後以賄敗惴惴慮報復
君閱實引例議減上巡撫乃前布政使也至是見君

謝曰守真長者先已疏還君於
朝入補户部貴州司員外郎陞刑部浙江司郎中滿
漢尚書侍郎惜君去户部以雲南司郎中奏留
報可會茶陵彭尚書獄起牽連逮問按驗無所得猶
坐發北路臺站効力君空手攜一子一僕詣戍所遇
大旱蒙古軍士乏食君亦僵卧絶粒積二十七日肌
膚顏色如故蒙古皆驚異總管為請借帑金一千四
百兩給軍食移原籍覈家產以償君乃強起食粥居
六三年乾隆改元兵部籍上君家產
旨予豁免君始還京師尋得

旨回籍又六年而病沒實乾隆七年壬戌春三月二
十日距其生康熙十八年己未得年六十有四初娶
李氏贈孺人繼娶任氏封孺人子二煒商國子生考
授六品職銜前卒煥祖甲辰副榜候選縣丞女一適
雍正甲辰舉人候選知縣侯顒煥祖任出也孫女三
煥祖卜乾隆八年冬十月某日葬君於北嶺之原以
李孺人祔先事走閩持狀謁余銘余與君同舉進士
又同官翰林十餘年知君為深君為守不茍媚巡撫
布政司為郎肯援上耶君故亦貧借
囷帑不能償顧行賄媒薦達耶

公上登極茶陵自獄中召拜左都御史適無有爲君
言者竟坐廢以終可悲也已君性質直篤行義少所
師從祖卒君罷朝謁爲位哭甚哀作述恨詩十五章
聞者爲之雪涕平生知交故人雖久沒語及輒嗚咽
與仲弟友愛好異書金石古文精篆刻解音律先後
分校禮闈所得多知名士晚年九矻矻著述採古今
詩說折以所自得爲誦詩三十卷文集十六卷詩集
十二卷其在塞外集録者雅方八卷君遭憂患余遂
不復見君其忍不銘銘曰
魄歸於土面陽之阡輕清上升周流乎天厄君一時

垂者萬年

從父樸園公墓誌銘

府君姓蔣氏諱文滂字范友號樸園世居蘇州郡城婁門外後徙城西隸籍吳縣明清流知縣諱育馨之元孫天津兵備叅議諱燦之曾孫

皇贈奉天府治中諱圻之孫封中書科中書舍人貤贈户部郎中諱之逵之第六子考始生抱後其世父縣學生諱垣妣沈宜人府君於兄弟中年最少甫冠昏連丁二艱強力自厲居家有所指畫輒中與諸兄相上下喪其親無違禮養慈母徐氏有恩壯喜賓客亢敬愛賢士大夫與之交皆有終始屢試於有司不

遐以例得除員外郎嘗一至京師長注選意有所不
可徑歸
世宗時江南水利興捐數千金佐其役吏部議叙以
員外郎應陞用訖未仕而病卧家六年以乾隆二年
秋九月二十有七日子時卒距生康熙十有一年九
月十有八日得年六十有六初户部設義田以其入
禮族中高年卹嫠勸學府君遵行以時唯謹視其所
不足又自損以益之與伯兄同居三十餘年不忍別
異俟伯兄遷乃遷東城之迎春坊以老善生殖亦好
施散周急卹艱多不使人知楊編修繩武葬親兆臨

其負郭田劑贈之不取直何學士義門先生沒子幼
家貧亡從師讀書資迎致之家塾俾卒業將昏復佽
助以納幣其著者如此惜乎宜顯猶晦所及不出鄉
邑推其立心制行後之食報未有艾也配王氏太倉
文肅公元孫女順治乙未進士贈户部左侍郎諱揆
女肅雝順正具有儀法生康熙十一年八月二十一
日卒雍正五年九月十五日年五十有六以府君
誥授奉政大夫贈宜人子七人曰材長殤楫候選部
主事杰議叙府同知卒棣殤棨議叙府通判柄卒聘
邵氏女矢志不字以府君治命來歸模幼女六人殤

者二已行者壻候選州佐湯世塤雍正甲辰舉人天長縣儒學教諭韓先曾其字吳縣附學生楊慶孫者未行一幼未字孫男十二人女七人曾孫男一人女二人諸孤以乾隆四年冬十有二月二十有四日丙申葬府君於吳縣至德鄉十二都上五啚百職字圩茆塢之新阡以王宜人祔先事屬恭棐爲銘以府君之睦於先君也府君卒先君力疾赴哭甚哀且命恭棐件繫府君行實以相諸孤茲銘焉猶先君志也故不敢辭銘曰
仕不足以利物厥咎瘝也力不足以及人其志艱也

施之優優雖休勿休積之厚矣流光可俟茆塢之藏
安固不圮作銘者誰從兄之子



從祖父繡谷公墓誌銘

從祖父繡谷府君諱深字樹存世為蘇之長洲人其居郡城北有林亭曰繡谷因以為號自本生王考以上皆與先編脩同所自出本生考諱銘縣庠生妣馮氏其所後王考諱垓順治丁酉舉人考諱廷鎔國子生實先曾王父第五子以兄子為叔父後者也妣申氏兩考俱累贈如府君官妣皆累贈宜人府君由國子生薦入書館纂脩叙勞授貴州平越府餘慶縣知縣遷山西大同府朔州知州以乾隆二年冬十月二十六日卒於里居距其生康熙七年春正月十日得

年七十配宜人李氏諱靜芳吳中鉅族生康熙七年秋九月九日卒乾隆十三年春三月七日得年八十有一子二建標長洲縣庠生娶吳氏俱前府君卒仙根國子生考授州同知娶徐氏女三壻曰國子生陳範太倉州庠生吳德愷國子生王璋其歸於王者前府君卒孫男六業晉為建標後娶湯氏業裘殤業耘聘江氏業昺聘吳氏業恒業咸女二長適徐錦孫俱仙根出曾孫女一業晉出初府君營壽藏於元和縣九都十三啚虎卯南鴨脚浜既成命其從子棻棐曰葬而志不及見也汝為吾志其生棻棐固辭不獲因

撰丙舍記稍序次府君學行之大凡其政績之著於
兩地與宜人相夫治家之儀法而伉儷賓友詩篇畫
軸為藝林所艷稱者亦畧具焉府君喜曰如是足矣
府君之葬以乾隆戊午秋九月二十四日建標夫婦
祔於昭穴今歲庚午夏四月二十五日奉宜人柩合
焉先是孫仙根來請曰記置諸壁間而銘以昭於隧
不可偏廢也廼申以銘銘曰
吾蔣肇封由魯分杜陵一翁班史云建武中興著殊
勳九侯條葉散江瀆唐宋以來多偉人廣陵之別南
渡存遷吳禮遠無明文葑溪有橋以姓門從臨[illegible]水

闢榆枌讀書耕田長子孫三傳掇科光國賔清流種
之少叅耘施皆未竟積益蕃孝廉食德紹前芬再墜
而續逮府君孤童自奮志學勤上窺姚姒溯皇墳畋
漁經籍胸紛綸翺翔書圃游文園書兼俗隸草更神
偶寫蘭竹妙絕倫於詩心苦尤專門漢魏六朝唐宋
元漱芳割腴吐琚璠伐木交友師河汾和而不流可
以羣涉江踰嶺歷甌閩北渡淮濟客析津聲名一旦
達
至尊給札槖筆趨
南薰牽絲荒徼善理氓十載漸使蠻風淳泮宮翼翼

墉言言始預鄉鮮多士欣構皮灘險楚蜀鄰航舩無
許橫索錢行者歌詠思勿諼朔方亭障須才臣慷慨
叱馭登塞垣承平供億徵調殷瘠土疲俗急拊循前
政蠹帑重稅緡公為貪殘莫敢嗔力争上官救弱貧
鬼謀吏構蜚語飈拂衣東歸整角巾萬人遮道泣攀
轅故鄉猶餘二頃田增藝松菊除荊榛不時情話悅
交親篤念一本宗枝緐手輯譜牒貽曾雲逸妻相對
筆墨陳花鳥點染黔南春吳興仲姬疑前身寒山文
俶耦靈均繡谷如繡樂盤桓外雖隱約中平寬優游
考終藏名山吉人韻士難梯攀邱南宰樹排秋旻鶴

腳浜水流沄沄宜人同穴被翟帉夜長川𡴁聯吟魂
土香草碧氣氤氳從子辭刻昭無垠千秋萬歲三尺
墳

沈梧齋墓志銘

君沈氏諱曾虹字天来號梧齋其先自元時占籍崑山入明世以科第顯君高祖贈大理寺評事堯安始遷蘇州郡城曾祖應明萬歷已未進士兵部武選司郎中祖世奕順治乙未進士翰林院脩撰考朝初康熙已未進士翰林院侍讀學士兩世妣皆范氏封皆恭人君學士季子也少厚重無佻達之習弱冠補吳縣博士弟子伯兄已成進士君益肆力經籍思踵父兄起顧屢不售中歲以例貢太學再試京兆一已得之矣以一二字拂主者竟罷歸於是學士捐賓客久

两兄各宦遊范恭人春秋漸高喟然曰養吾職也遂壹意杜門奉母范恭人壽踰九十乃終君年垂九十猶孺子慕嘗學士之居母喪而寢疾病也君訪醫松江會冬月冰阻徒步往還足指盡裂不顧先後執喪以毀聞伯兄卒宦舍喪歸其子又夭君為之相地以窆而不言勞祖父兩世側室老於君君遇之有恩禮狀其節請旌於
朝蓋君之內行醇篤如此嗚呼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余所見巨室子孫或侈聲色裘馬樗蒲博奕之好以墮其先業者有矣其尤黠者甚至交結駔儈武斷

鄉曲以賈禍而敗名如君之力學行義無忝所生可不謂克家者歟比歲君族子弟競登甲科列清要里中屈指沈氏門第之盛幾如往時而君諸子獨困於場屋最後華以薦連宰望縣芝官鹽場君以乾隆元年

覃恩封文林郎陜西同州府蒲城縣知縣及華官湖南而君病下體腫語所親曰先人以是殆吾其不起乎以乾隆七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距其生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八日年六十有五配顧氏封孺人子五人華前任陜西同州府蒲城縣知縣今署湖南

沅州府芷江縣時茂附監生芝候選縣丞曾山東官臺場鹽大使玉增監生紹祖附監生孫男七人女十三人曾孫男二人諸孫卜乾隆九年冬十月十有二日乙夘葬君於元和縣尹山鄉道因字圩之新阡先是華衰絰踵門乞余銘余乙未座主定州王公為學士所薦士君於余師門丈人行也華又嘗共事史館今者得以文字為君役其敢辭乃序君世系而為之銘曰

聃文之昭沈其別子君高祖考由崑山徙天平啟祥抗迹范氏為吳清門蟬聯儒史有韞而藏亦克趾美

耕也弗穫食報未已墳原窾宮君安於此



董達菴墓志銘

里中董君達菴之沒以乾隆四年冬十月壬午余哭之其室其孤呂泣而請曰逮先人之葬也丐為銘踰小祥卜地於吳縣十一都八畝祇字圩獅山祖塋之次將以乾隆六年夏六月乙卯奉君柩窆焉先是来請至再三余察其志戚而專又余素附於知君之深者故弗獲辭君諱茂滋字天民號達菴其先隸籍太倉後徙松江之華亭君高祖君馭始移家吳門生邦治為君曾祖從子来恩明季以進士為山東歷城令邦治生時中時中生珵君之考也妣楊氏、實生君繼

妣王氏鈕氏君少有至性母疾病君禱於神乞以身
代刲肱和藥以進疾良已稍長銳欲以文學自奮而
君之考習養生家言好靜坐中歲遽傳家政於君君
承其志左右無方早作夜思約己勤力漸致贏餘厥
考得以早釋形役優游大耋高朗令終賴君為之子
也君執考妣喪以禮年六十猶孺子慕自以寡兄弟
遇族人有恩解推無所吝歸養其寡妹適吳者撫孤
甥有終始緩急戚友不使人知性不好聲色居家尤
屏絕華侈訓其子以讀書砥行視世俗榮利若不屑
意嘗以太學生考授州倅顧念親老遂終其身不仕

生康熙十一年秋七月丁未年六十有八配王氏與
君媲德子一即呂元和縣庠生今入太學娶吳氏女
二壻謝汝椿王森孫男二家駒聘袁氏家驥孫女四
一許字龔氏餘未字昔孔子語曾子以天子諸侯卿
大夫士庶人之孝至於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其事若
愈細而其克盡之也愈難或見君身不出里閈業不
舍籌筭以為夫人而能然惡知君之謹小慎微為無
忝所生而士大夫之越禮敗度以墮先業而辱其親
者視君果孰得失耶唐韓文公稱董生召南之行義
而有慨於時之人詞至深切然於其不得志而 燕

趙則爲序以諷之如君之肥遯潔白使遇韓公其必
有美而無諷矣惜余無韓公之筆不能抗君於唐之
董生也銘曰
岸[illegible]踞空勢如師子新封翼然祖考孔邇揭君孝思
永示無止

蘇掄青墓志銘

君諱宏遇字掄青號雪渠其先姓張氏居蘇之唯亭君五世祖翻贅金閶蘇氏以其子鳳鳴為外舅後遂冒蘇氏鳳鳴生秉敏始遷郡城秉敏生綸綸生琦即君之考也早世妣王孺人未昏守節康熙六十年奉旨旌表君本生考琬歲貢生候選訓導妣陸孺人繼妣金孺人陸孺人生君而沒王孺人抱為後稍長從王孺人遷居吳江之蕩上故今為吳江縣人幼有至性見王孺人常衣縞素跪問故即涕泣不止聞者異之攻苦舉子業為諸生有名舉雍正丙午鄉試乾隆

丙辰成進士辛酉授山東兖州府泗水縣知縣君為政不務苛細初至增建社學興起教化勸民植農桑勤畜牧期月泗俗丕變遇事刃解讎決案無留牘侃侃陳利弊必得之上官是秋充鄉試同考官主司知君宿望他房落卷悉委君覆校榜發稱得人邑多泉源額設夫挑濬冬則調治濟寧運河官所給直既以其半充公用而役如故夫益困君請運河工歸縣官就近雇募公私皆便山田為豪民隱占前政莫能詰君丈勘得實寘豪於法一縣肅然尤善折獄泉林寺僧沙興殺同寺僧移其尸以遇祟告越數日於麥田

中得木棍半截視之有血衆始疑其非祟然莫知誰殺者君召合寺僧問狀指興曰殺人者汝也搜其室半截木棍及血衣在焉興乃伏罪聶永福者與杜某同居各傭於外聶疑其妻與杜有私夜潛歸殺其妻佯從外入誣杜以姦致死君察聶頸有爪傷痕命驗死者指甲脗合其妻死時嘗與格鬭聶即承人驚以為神上官方欲推薦君會丁本生繼妣憂去代者素忌君藉倉穀齮齕之上官委員監盤乃得代時少陵書院落成上官固留君主講席君不得已為留兩月辭歸歸而病左足麻木病間又丁本生考憂服除歲

餘病復發以乾隆十二年丁卯四月十三日卒距其生康熙二十一年壬戌三月初八日年六十有六配趙孺人後君三年卒年六十有六子男二岡齡邑庠生彭齡國子監生女一孫男一女五嫁娶皆名族君之在泗以造就人才為所先其主書院循胡安定孫明復遺規與諸生相切劘泗水入
本朝士未有登甲科者及君所拔士始魁其鄉蓋古循吏多儒者自明代專重進士直省望縣類由進士為之游光揚聲不三四年輙入臺省厥後懲其弊又以進士為詬病卒坐罷懦不克自振拔或靳改教職

以去噫文學政事果岐而二耶視君之所施設竟何
如也君葬於長洲縣謝宴嶺一都十六畝習字圩趙
孺人祔其孫岡齡今來請銘余按其狀信無愧進士
科者為之銘曰
士以言升行乃踐也潤飾吏事經術展也牛刀割雞
聖所莞也不大其施嬰疾蹇也歸於崇岡陟巇嶚也
鑽石勒辭幽可闡也更千百年知其有惠於兖也



陳聚東墓志銘

吾郡屬縣吳江之俗最為近古其氓力耕而外有蠶漁之利以佐其饒其士自

國初多博物洽聞之儒矜尚名節高蹈林澤流風餘韻浸漬里巷之間往往有意氣然諾見義必為者如陳君亦其一也君諱星五聚東字其先本姓劉氏居浙之鄞為鉅族君大父諱某贅吳江錢氏為之後始徙吳江君之考諱某與陳翁諱某者為兩姨兄弟陳翁無子乞君子之故今姓陳氏君性孝友尤彊力自樹事兩宗父母皆能致其養推而厚其本生弟及所

後者先撫之兄幼遺之妹若諸舅舅之子無不爲之
盡劉氏祖墓在鄞君篤於追遠往往省至再讀書涉覽
子史旁求天文地理水利算數卜筮醫藥之術務爲
有用鄉里有大利害輒奮以自任雍正元年歲祲令
委君煮粥西寺放散有法爨夫竊米怨寺僧漏言羣
譁於廠君察其黠者白令罪之衆帖服賑乃集冬夜
聞徵賦敲朴聲心惻然旦屬某謁之令令感動即緩
比縣人莫知其由江震既析重修縣志水道分合曲
折徵諸君書成欲列君名固辭而止晚歲行善益力
募設育嬰堂成奸佃誣董事者搆訟悉避去君獨出

身排之費不足又請於官撥社倉息米以濟堂得不廢然君竟以此憂勞致疾遂不起疾且革猶強詣堂中囑後人好為之於家事無所及嗚呼其利物之志可謂仁且勇矣里中子有忤其親者君直入室仆諸地批其頰數十縛致令庭寘於法故人囑其子於君後有過君造其父柩前痛與之杖責其自新鄉之人咸畏而愛之以君之誠能悛不善為善也蓋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則有不孝不友之刑而孔子惡鄉原之亂德使知斯民之可直道而行世教其有不興乎君平生善事不勝書特著其大者君生康熙

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乾隆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卒年七十有一太學生考授州同知配陸氏某公女有賢行凡君所欲為必佽助之生康熙二十一年六月十四日以乾隆六年九月初六日卒年六十子四人有源前卒聘沈氏守志来歸方待旌逢源郡增生娶周氏清源娶詹氏宏源聘周氏女二人其季令亦卒壻曰沈鰲郡庠生沈曰霖孫男二人樹本逢源出為有源後大椿清源出孫女四逢源出者三清源出者一逢源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合陸氏孺人之兆先事以狀来請銘予固

材逄源矧君之於銘宜也銘曰
士有不施鄉閭化之漸逵鴻羽可用爲儀欝欝新墳
宅此高原光遠自他耀其後昆



敕封承德郎顯考潛廬府君行述

蔣氏其先望樂安宋南渡由廣陵徙蘇州譜散佚莫詳所自始明成宏間有司鹽運經歷於閩於天津者諱能以書名能生珪珪生杲始由葑溪徙居婁門外杲生京義京義生二南四世皆不仕二南生育馨隆慶丁卯舉人福建汀州府清流縣知縣為政有惠愛縣人祠祀至今府君高祖也曾祖爍崇禎戊辰進士歷官至天津兵備道布政使司參議

本朝崇祀鄉賢祖圻以子官贈奉政大夫奉天府治中考銖年十八而夭妣王氏年十七嫠居鞠孤子成

立又嘗捐數千金脫父難京師奉養終其身世所傳
貞孝節母者也康熙已丑
旌表其後以恭悲待罪史館蒙
朝恩得貤贈祖父如孫官妣贈安人府君諱溶字澹
存號潛廬贈公長子喪父時纔二歲媪委繞抱持即
喪次輒哀哭不止家人異之未踰月遭參議喪又三
年遭治中喪凶釁相繼門户伶俜貞孝早寡受田既
少又困徭役多棄諸人不取直而奸民藉屋旁厲壇
搆訟累年桀黠奴陰左右之費不貲家益落初參議
故居被兵燹移家城西至是所分宅亦售他姓乃脫

身攜孤稚營東城數椽以居每撫府君泣曰先君緒不絕如綫視汝能立耳汝狀貌類參議他日必振吾之命懸於汝府君欷歔感奮入塾讀書早夜不輟從耆儒毛序始先生學為文出語有奇氣濡筆就童子試纚纚數千言藁留篋衍不孝恭棐幼嘗受而讀之同輩雋者或未之先也是時博士弟子額隘有力者率納金充補府君數奇家徒壁立無進身之資年十九始婚盡撤奩具以遣妹行無靳惜意外舅鉅族長者察知府君貧無以養謂曰治生學者急務奈何呫唔坐困使堂上缺甘旨府君乃決意棄去舉子業然

性倜儻不屑逐什一惟量田租所入稍權子母供一歲饘粥居久之貧如故前妣彔不幸病卒府君亦病累月始愈室中罄盡一女寄養外家而身為從兄先少公閱倉穀得脩脯數金以給越六年始復婚於外族吾母歸會歲大祲斗米直錢三陌日屑豆餅雜糠粃相對食之不令貞孝知於是先少雅知府君才且忠信可倚言於封公以質庫委府君撿點始僑居西郊府君受伯父托纖悉必為之盡顧常謂人富而仁義附宜以閭行德市義無徒取贏餘封公以是益重府君器識大小咨訪言無不聽晚年定義莊條約𦀚

家祠助育嬰田府君多贊成之逮封公疾革自枕上握府君手以第五子進士公屬府君以故府君於光少進士兩公視他從昆弟尤親進士登第未仕而遽殁為之庀家政禦外侮俟兩從子皆受室籍質庫還之曰吾所諸伯父也僑西郊久貞孝獨與仲居東城平旦走十餘里起居牀前昏定告歸以為常貞孝父漆園翁年八十餘喜賓客府君不時供酒餚惟所欲或小不適聲色俱厲夷然受之退未嘗有所望貞孝齒踰艾按令甲已當旌門堅辭勿許府君遲遲不敢以請及蔚

州魏宫諭一齋先生来視學從諸生中薦蔡棐詢家
世悉其詳遂首舉以應
旌典府君大喜
命未下而違養哀慟幾絶自殮訖葬胥竭力無廢禮
免喪始卜居西郊之白蓮溪上先營祠堂於堂之東
偏奉贈公貞孝神主以入又念宗法失墜已久士大
夫家類不能合族以祭并作清流以下三世主奉祀
稱攝事焉外祖無後歲時薦祀清明上塚必及王氏
兩世曰吾母在然後當常然癸巳不孝蔡棐舉京兆
府君傷貞孝之不及見猶泫然泣下中歲籍太學例

得授州司馬人勸之仕謝曰吾以孤貧失學敢緣他
塗進乎課不孝兄弟專務治經辭賦麗藻之著不許
作正業然忝棐六七歲時日晡出塾府君口授六朝
文字悉精熟雖日事呫畢者無以過恬於勢利忝棐
名場得失宦塗升沉府君一處之坦然自不孝忝棐
辛丑通籍後十數年間同年故交涖吳必枉車騎造
門存問府君引分瑟縮不數接見一報謁外絕不輕
詣遇政治有利弊衆中侃侃直陳無所避故鄉邑大
議羣視歸乎府君事已絕口不復談蓋謙慎不伐又
天性然也好論古史成敗為當世鑑先事指畫恒不

輿尤善排難解紛鄉人有不決爭就府君出片言立
散去不孝恭桀初乞假歸里中老人來謁謝曰自太
公居此吾屬為仁里矣遇族人無遠近胥得其歡心
守先世墳墓極敬謹參議祠建出貲具什物寘其中
語光少云此亦名其器之遺也治中墓無田以祭捐
百餘金求得遺田十五畝有奇之鬻於某者為汶陽
之歸然後歲祭可以合其宗憶府君七十壽辰賀客
畢至前一日聞第九叔父訃遽命撤長筵止音樂其
篤義循禮如此溪上宅後有仲氏廢園購而新之一
泉一石手自標置意行其間欣然忘老乞金壇王吏

部虛舟眉草堂曰西原因自署西原老人素怯飲客至又喜留飲花晨月夕引壺命觴醒然獨坐移晷不休讀靖節詩想慕其為人名其廬潛遂以為號襟懷瀟灑逈出塵壒之表不孝蕠棐歸省府君依依七載

乙卯秋奉

世宗憲皇帝哀詔聞

皇上登極府君趣辦裝曰送往事居臣職也吾尚健飯何久戀為不孝蕠棐與先兄別相向揮泪甫一年所先兄遽病不起府君傷心至損眠食不孝蕠棐以丁巳夏五解官歸在塗得先兄凶問即私憂府君高

年弗任悲悼九月十六日抵家拜膝下府君顧慰曰
吾傷汝兄幸汝之歸水邊林下吾與汝拜
君賜矣不孝蓀棐竊窺府君筋力雖衰神明不減從
此扶持調護庶猶可以娛親之老而忘其窮也踰冬
歷春飭材鳩工作新樓五楹間於西原草堂之後初
夏落成府君移榻其下意頗安之旬餘疾作展轉弗
瘳至於大故不孝蓀棐既以辭學荒劣弗稱
聖明任使又弗克少延一日菽水之養不孝棨等愚
騃穉弱仰怙府君庇蔭粗給衣食而今已矣死而有
知不孝蓀棐等靦然偷生曾不如先兄之無祿得以

早侍府君左右也已府君生順治十七年庚子春正月二十八日以乾隆三年戊午秋八月朔日時加戌奄棄諸孫壽七十九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

覃恩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雍正元年十二月

覃恩敕封文林郎翰林院編修乾隆二年三月

覃恩敕封承德郎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娶前顯妣金氏雨殷公女再贈孺人晉安人繼娶吾母王氏有成公女再封孺人晉安人子男八人蒸集候選州同知前卒娶陸氏繼宋氏蒸葉康熙癸巳舉人辛丑進士

翰林院編修加二級娶宋氏栗元和縣附學生娶金
氏繼程氏恭果太學生候選州同知娶陳氏恭寀太
學生後府君百有七日卒娶陸氏恭懋殤埶娶張氏
槩娶張氏女四人其二人前卒壻太學生李鈺太學
生徐德純雍正癸卯進士翰林院編修沈淑太學生
韓仕曾孫男十五人孫女十五人府君孝悌之實孚
於家庭任睦之行施於州里宅衷坦白而處事精詳
御物寬平而見義奮發生平成人之美救人之失揚
人之善掩人之過記人之恩忘人之怨急人之難卹
人之危其事難更僕數臨終末命以東城宅畀弟之

子咸亨戒無作佛事以讓訓後嗣以道正溺俗其亦可謂力行不惑無愧於啓手足者矣遇不盈其志年不酬其德嗚呼其可痛也先是府君營壽藏於吳縣靈巖山至德鄉能談字圩之阡距治中塋一里而近金安人已前葬矣不孝恭棐等將以乾隆四年春二月丙申奉府君柩合焉謹序次府君事行如右以求有道而文者銘焉以信於後世

聊城年眷姪鄧鍾岳填諱


浙江圖書館藏

敕封安人顯妣王安人行述

先安人姓王氏外王父諱煥居蘇州城外楓橋之西沿塘自先曾王父贈治中府君始娶於王為參軍諱汝哲女以中子官贈宜人先王父贈編修府君娶舅氏諸生諱栩女是為貞孝節母被

詔旌門貤贈安人安人貞孝再從姪外王父早世母陳氏居勤鍼黹撫養其子女與貞孝交相重也以故安人為女時貞孝稔知其賢先府君喪元配金安人方病困一女寄養外家累年無所于歸貞孝憂之甚亟請於外王母諾委禽焉貞孝喜曰非吾姪孰[illegible]

子者安人年二十來歸伯姊亦還安人母之如屬𠦑毛于裹者也家故徒四壁立安人不以貧廢養貞孝奉父極滋味安人體貞孝心凡所以事之必竭其力間有所譙讓即踧踖引咎因貞孝請謝更求得當然後已先府君之僑西郊安人豫飭僮婢具薪粟庀器用告行於貞孝一昔而定遷從祖祖父封中書公過見其整暇謂先府君曰有婦如此若豈長貧者先府君精心計鉤稽敏練料事多中然疎節濶目一切米鹽淩雜未嘗攖懷安人綜理微密量入為出悉有方法辨色而起中夜而休五十餘年如一日先府君奮

孤貧卒大其家由安人以勤儉佐之也安人莊事貞孝敬共無違貞孝喪父三年不敢衣純采以見比貞孝沒佽先府君喪葬竭誠盡慎以不逮事君舅也歲時魚菽之祭必手潔羹湯敬進之終其身罔懈其祀貞孝祖父兩世亦然曰先姑之志也外王父柩久淹淺土安人出資趣兩弟窆之祖塋今墓木拱矣外王母老數迎致於家供給起居唯謹及以壽終思荼苦鞠育之恩久而猶悲先府君與叔父恣友愛安人與叔母劉猶姊妹然劉中年病卒安人親經紀其喪視其子女一如已子女先後十餘產皆自乳嬰孩二也

不假手婢媪撫伯姊及庶子女平均親愛有踰於己德雖家人懿親幾莫辨其異出遝前母之黨有加焉棗栗脩脯餽問逮於三世諸舅氏諸内弟往来過從見者亦不知其於安人異姓也先府君好賓客户屨恒滿酒殽留連雜佩贈報咄嗟而辦終不以無為解以是先府君自窮約時意氣已自激昂交游四方賢士大夫至老不倦先府君好施與安人亦好施與人有緩急察知其色似有求者常傾囊濟之箱篋無一錢私積不恤也先府君壯歲治家嚴安人劑之以柔順後轉寬弛安人復劑之以整肅其於先府君有韋

弦之益如此性貞靜顰笑不苟雖盛暑不飾不見媵侍雖親壻姪必闔門而與之言每旦坐室中指畫一日水火飲食之事授諸女婦使各司之晝行井竈間察其勤惰其餘縫紉補綴不暫輟手刀尺之聲黠戛達於户外首不耀金翠面不施粉澤吳歌盲詞不接於耳優舞童索不接於目方空吹綸之衣不被於體經年足跡不至廳事子婦服其教孫男女有至昏嫁不識虎邱支硎者愛惜物力自奉清約晚歲

恩綸洊錫笄珈象服元日奉祭一御即藏弆之仁心爲質非賓祭不特殺食則舍羊豕丁則[illegible]見

藏獲時其飢寒見姥嫗童稚輒出餈餌果蔬分遺滿懷袖去惟恐不厭其意芥醯之醬桃梅之脯躬親擇治瓶瓿旨蓄以待不時之需餘閣之萛皆手澤也恭棐先舉於禮部對策復落聞者莫不先譽後歎其後成進士入翰林或更以為榮先府君豁達不為寵辱動安人亦初若不知有所得失數年浮湛里居一旦連蹇罷免食貧偕隱意未嘗不慊殆昔人所云不流於世俗而樂盡其行已之道窮通榮辱之接乎身而不失其常心者歟是尤難也先府君寢疾病促為槩授室安人内憂府君外接六親湯藥雜互媒相紛填

逮先府君疾訖不可為而安人之精力亦憊矣喪葬拮据獨時時口語手畫形之夢囈素患痰火四五日輙小劇先府君服除荼棐奉四世神主改題遷祔兼以冬至日祭始祖慮老人畏寒請以日中行事安人不可質明已起坐更衣以竢率諸婦行禮竟日不欠伸不跛倚徧視分餕乃罷踰月感風時卧時起易簀之頃數問晝漏如何且云爾等好去辦事趣荼棐和藥至形神離矣小殮加襲衣乃瞑烏乎痛哉先是栗得下血症聞變哀慟不能勝越七日亦卒安人生康熙五年夏四月二十有二日其卒以乾隆五

有二月十有七日時加申壽七十有五康熙六十
年十一月用恭棐官翰林院庶吉士
覃恩封孺人雍正元年十二月用編修
覃恩再封孺人乾隆二年三月用編修加二級
覃恩封安人先府君之葬也楊編修繩武實銘諸幽
今按安人之行合之古女史所列母儀賢明仁智貞
順無不似之於法當别為銘謹撮大畧世有劉子政
賡續頌圖將於是乎徵焉子女嫁娶生卒詳先府君
志中先府君葬後兩孫庭棪丕顯俱痘殤光嶽生曽
孫男一人涵海安人沒之三閱月庶孫從熺生曽孫



男一人畬也



敕封孺人亡妻宋孺人壙志

孺人姓宋氏祖諱世滏貢士以子貴贈文階至中憲大夫官至吏部驗封司郎中山東兗寧道按察使司僉事武階至昭勇將軍官至貴州貴陽城守游擊考諱贊業國子生考授州同知妣張氏盛氏孺人盛出也封公五子其四皆出宦學獨外舅家居侍養以故孺人於諸女孫中最為祖父母所親愛幼端重不苟言笑祖允器之偶見余十二歲應縣試文詫曰此他日名進士也不知誰家得此快壻余外曾祖王翁聞其語以告先編修往求昏許焉年二十

嫁以迄於没身兄弟之好賓友之敬不

余幺场

得失仕塗升沉其所以慰藉勸勉之甚至事舅姑孝謹一味之甘未獻不敢先嘗余以是宜之方姙長男而外舅病篤歸奉湯藥廢寢食者累月又力佐外姑趣畢弟妹昏嫁不顧已兩身其季父司封公亟稱之從余官京師外姑没訃至孺人以兄弟皆早世而身不得與含殮悲不自勝余為乞假五日設位奠約孺人諸從姪之需次在京師者會哭成服訖期年內孺人未嘗剟也相余居二親喪能勤以哀其於先人所遺器用財賄一無所私余罷官後洊歷大故子女年

至者踵廹昏嫁生計日落孺人性寛緩不耐檢察破
冒余頗不能無望孺人惟引咎太息卒不竒其下遇
大事特有器識好整以暇余遭里中奸民擊掠洶洶
及内門孺人大聲傳數語諭之遂散其病以感風暑
時適有家難余忿桀黠奴之尤無禮者欲白上官捕
寘諸法中夜起孺人語之孺人曰此易耳顧骨月怨
益深何余媿謝而止烏乎孺人明大義釋小忿勗余
以忍而不使其事之不可解蓋大有造於余家孰料
浹旬之閒遽病不起耶其亦可謂得正而斃也已孺
人生康熙壬申正月十五日卒乾隆丙　　月

時加寅年五十五余官翰林兩遇
覃恩皆封孺人其後當晉安人以貤贈先王母故仍
舊封子男七人孺人出者四從熼夭光嶽娶楊氏綸
煥殤師鄒娶孺人從弟女庶出者三昌炎殤道愜娶
馬氏庭棪殤女五孺人出者三一適孺人姪克昌一
適諸生郃錦鸞一適章璇庶出者二一適國子生顧
近光一未字孫男二涵海瀛海女三皆光嶽出乾隆
十六年九月辛巳以孺人之柩窆於長洲縣二都十
五畝禍字圩福山之新阡於是殯於寢者六年矣銘
曰

福山之岡孺人所藏右掩左虛虛以竢余


浙江圖書館藏
卷三

兒從熼壙志

兒從熼字晦之長洲蔣恭棐長子母宋孺人聘妻未娶兒生康熙甲午十月二十四日未滿月父與計偕其明年對策罷歸兒稍長須乳多妳之乳兒病三歲母再乳女乃復雇妳與女而自乳兒四歲始能行七歲入塾誦唐人小詩至太白靜夜思録者誤舉頭望明月兒請曰當云山月佳撿集果然師大驚異九歲隨父官京師授十三經倍讀如流水每竊倣史法記家人事父執咸目為不凡年十六歸里祖父母見之喜動顔色十七學應舉文字出語必宗、、閒

好為詩及小詞父苦禁之遂壹意窮經江
高材生沈彤學業益進今歲彤去如京師兒忽忽不
自得夏感熱發痎病起羸瘠父母憂之甚名醫者日
視其脉謂無害八月吐血遂不可為九月二十三日
亥時歿年二十一祖父母伯叔父母撫之慟所著制
義外有盋通數十篇既歿乃拾得之以雍正十二年
十一月十二日葬敕山塢祖墓旁銘曰
一索得男汝生而祥孝謹溫文汝質又良天與之才
命則不長余罹于咎使汝夭亡冠而成人未昏非殤
𡉉汝弟產以後其兄

辛未歲　先母宋太安人安葬易主時　府君命

光嶽奉祀　府君曰汝兄之卒也余哭之慟故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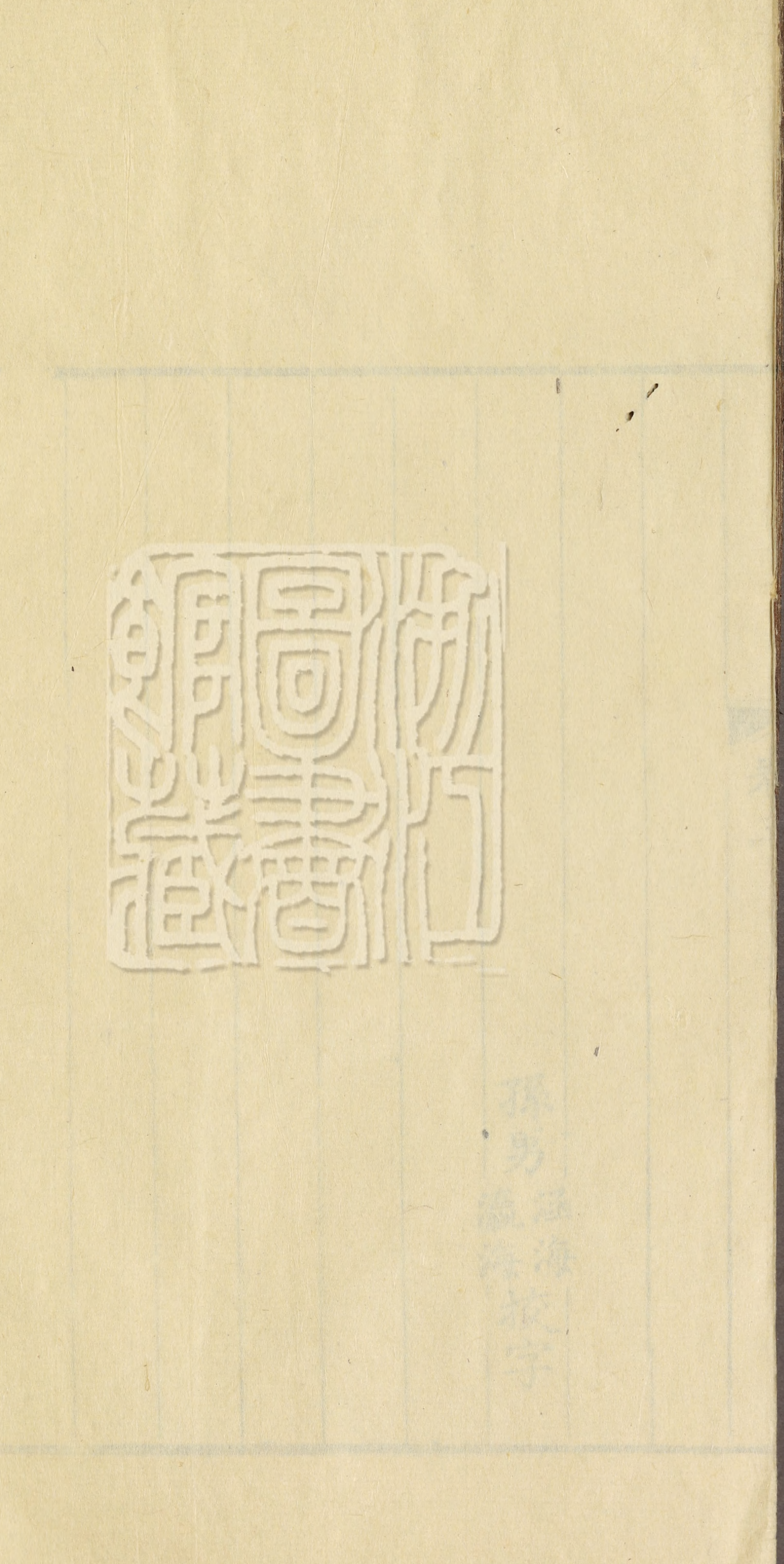
有誒汝弟產以後其兄之銘然未妻有子終於古

禮未協今光嶽命次子瀛海視春秋窀穸事戒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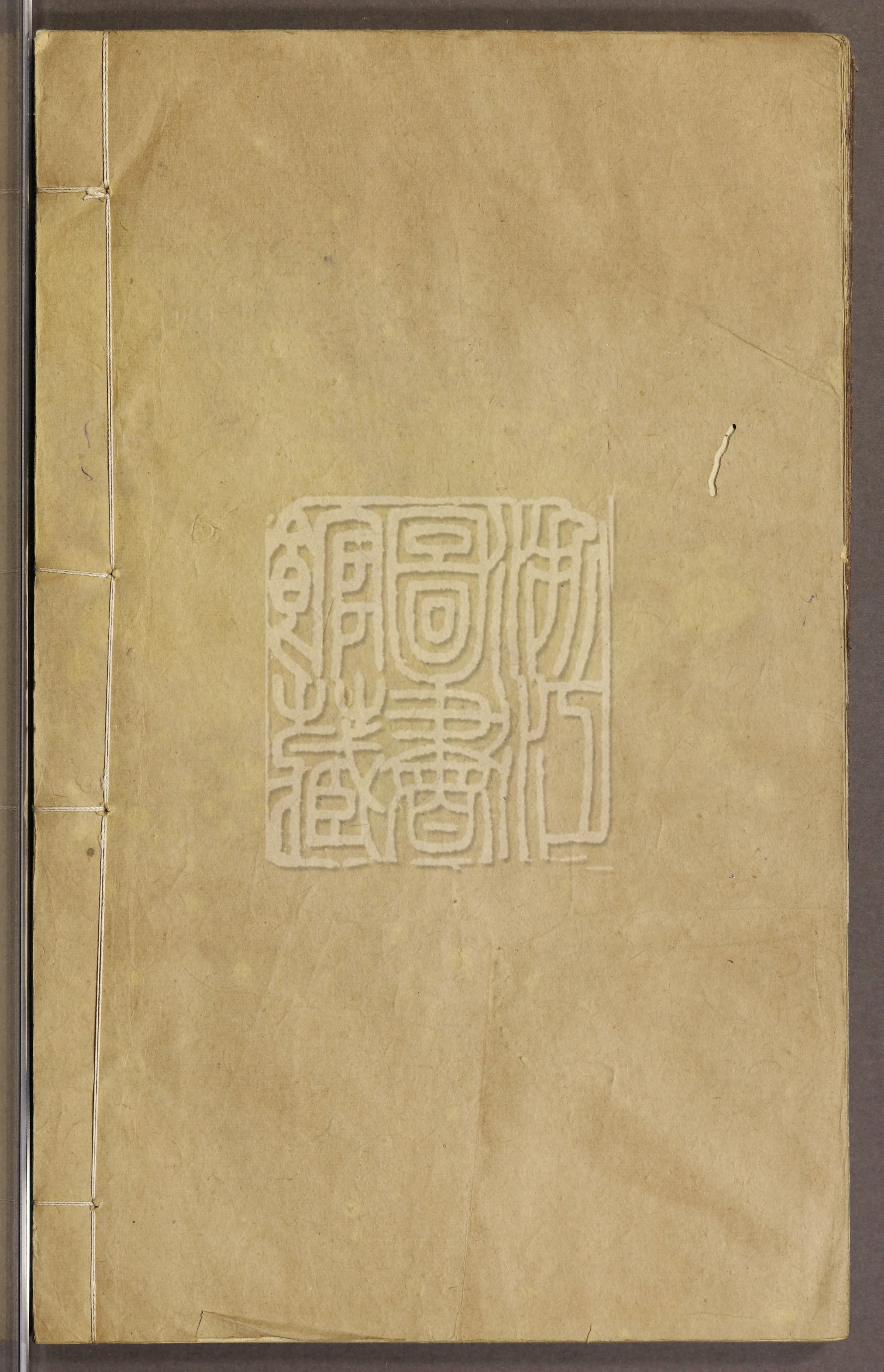
世守勿替以承先志云男光嶽謹識

孫男涵海瀛海校字


浙江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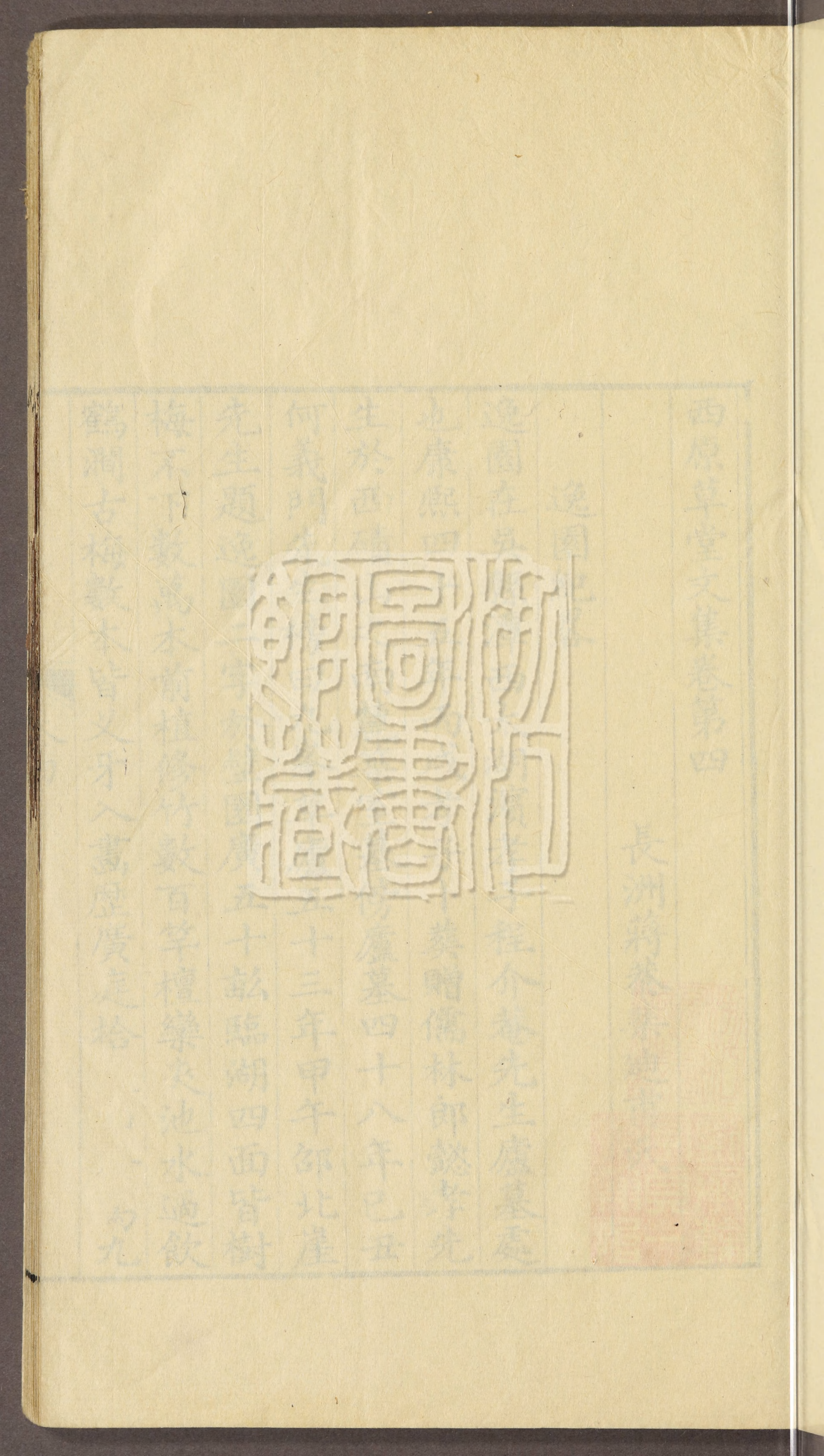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浙江圖書館藏







西原草堂文集卷第四

長洲蔣恭棐廸甫氏

逸園紀畧

逸園在吳縣潭西太湖濱孝子程介菴先生廬墓處也康熙四十五年丙戌孝子卜葬贈儒林郎懿孝先生於西磧山之南麓築室墓傍廬墓四十八年己丑何義門先生榜曰九峯草廬五十三年甲午郘北崖先生題逸園二字於壁園廣五十畝臨湖四面皆樹梅不下數萬本前植修竹數百竿檀欒夾池水適飲鶴澗古梅數本皆叉牙入畫歷廣庭拾

峯草廬義門先生題額云其前遠近真
故名庭前邱壑雋異花木秀野庭後牡丹一二十株
旁構小閣良常王虛舟先生顏曰花上後為寒香堂
秀水朱竹垞先生題額堂西偏之室曰養真居孝子
廬墓時栖止之所草廬之東為心遠亭山陰戴南枝
高士所書亭北崖壁峭拔有室三楹曰釣雪槎欄檻
其旁以為坐立之倚佳花美木列於兩簷之外下則
鑿石為澗水聲潺潺左山右林交映可愛槎之東銀
杏一本大可三四圍相傳為宋元間物稍東有廊曰
清陰接步又東為清暉閣虞山王艮齋先生題額蟠

螭石壁界其前銅井彈山迤邐其左憑欄東望高聳一峯端正特立尤為嶲峯其下梅林周廣數十里琴川錢東澗先生游西磧詩云不知何處香但見四山白最善名狀草廬之西曰梅花深處引泉為池曰滌山潭潭上有亭曰藻淥石梁跨其上曰盤碕盤碕之北過芍藥圃竹籬短垣石逕幽邃則白沙翠竹山房也旁有斗室曰宜奥每春秋佳日主人鳴琴其中清風自生翠烟自留曲有奥趣後為山之幽古桂叢生幽蔭蓊蔚是為園之北境由竹籬石徑折而西飛橋梯架巖壑下通人行為廸山今名滌山

西磧遶

迤成隴高二十餘丈周百餘畝其中平
廣丈餘登其巔則莫釐縹緲諸峯隱隱在目白浮長
浮近列几案閶東則丹崖翠巘雲窓霧閣層見叠出
西則粘天浴日不見其際風帆沙鳥烟雲出沒如在
白銀世界中為逸園最勝處

讀梁谿高忠憲公同善會序後

余讀梁谿高忠憲公同善會序喟然而嘆曰大哉善乎自孟子而後殆未有發揮天理如此之深切著明者也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謂善者即乾元資始各正之理繼而成之者是也性者萬物之一原非有我之所得私也凡為不善生於私私生於有我同善則無我無我善之大者也天下之鰥寡孤獨疲癃殘疾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其有能扶持而安全之者不皆吾敬宗收族之兄弟乎哉故觀於是會而知王道之易

太循懼

其有所為而為也於是乎有渴飲飢食以純其心又懼其無所慕而不為也於是乎有至道至道之說以勸其志嗚呼公之所以躋行路於聖域者其亦孟子所謂不得已焉爾矣近歲雲間士民有仿其會而行之者上官聞而善之令以所刊是書頒所屬諸郡期所在驅而之善甚盛舉也抑余聞親親而仁民其施之也必有其序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篤近而舉遠然後其一視而同仁也無不徧之憾蓋公之言言其理之一也專乎是會而言之也余之言言其分之殊也不專乎是會而言

之也推而補之亦庶乎於前哲之旨無所戾焉



廉平堂稿序後

座主武強先生學語孟庸經義八十六篇先生既沒及門納蘭成文絅齋所編録前有安溪李文貞公序一篇蓋先生讀書窮理師法文貞專門名家故知先生之深者莫如公其為學沉潛熟復於有宋諸儒深造自得而於朱子平日之所論說默識心融尤有通貫浹洽之妙發明蘊奧不盡墨守章句集註文義庸耳俗目沿陳吠怪揆之正經卒無毫釐牴牾所謂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信乎紫陽之功臣文貞公舉以為學朱子者之的知言哉乙未榜下之生　忝棐曰

古人文章皆竢久而論定韓子云爲之則其傳
也不遠盖學與年俱進不敢自是非求名也先生爲
考官鋭欲釐正文體才士失意者羣譁之先生屹不
爲動既罷御史大夫家居課徒講學耄耋弗倦稿之
存者晚年所作什居六七絅齋既寄以来同門宦遊
吳中欣然佽助剞劂而苶㭰幸獲執校讎之勤遺編
儼然話言如昨謗熖息而文之傳以遠豈非久而論
定之明徴歟凡絅齋評跋皆先生所及見故今不復
贅一辭

莊母黃太孺人八十壽序

儲封莊母黃太孺人前翰林院檢討提督河南學政靜菴先生之側室上舍儲封鶴坡鶴莊二先生之母今知粵東肇慶府陽江縣事正子鄉進士受子諸昆季之祖母也莊自忌助以文學顯漢初其後遂為東南甲族蘭陵之支有明迄今科第尤盛督學始遷吳門其子若孫曾競起為監司守令雋春秋之榜者無虛歲與故籍埒太孺人事督學於晚年年三十而嫠撫所生子煢苦中卒有見鶴莊先生中歲悼亡諸雛又胥恃太孺人以長以教孝其父母置

戚從昆

山迎致供養皆享大年以終生平儉勤評七十猶操作不少休當太孺人六十時太倉相國手書松筠晚翠四字以贈諸名士咸為賦詩又二十年乾隆丙寅秋八月上浣為八十帨辰戚友將相率造里門布幣奉觴而屬余以言先之余先祭議與督學先公同榜進士督學余曾大父行視正子昆季猶丈人行也中外姻連指不勝數知太孺人宜悉顧余不工為祝而誼不可以已仍舉相國之辭以進之其可乎莊之先以詞鳴者莫辨於周逍遥遊之言曰上古有大椿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異哉周之前果有萬

六千歲者乎然則其所謂大椿者亦與朝菌之晦朔蟪蛄之春秋均為荒唐寓言而非夫世之人耳而目之之年歲也及讀詩小雅天保之卒章曰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斯干之篇亦曰如竹苞矣如松茂矣禮器則曰如竹箭之有筠如松柏之有心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然後知聖人之經之親切而有味也今夫日及之華桃李之榮其亦天地之仁所徧覆而並育也至於嚴霜零堅冰至惟松竹為能久無他以有筠有心也宣尼閱歲寒之艱勵後彫之節以喻特立獨行之君子盖如松之心如竹之筠也嚴霜

堅冰無以異於遲日和風也夫何改易

未衰新枝旋續孫篁迭引祖幹彌高竹叢生而孔固

松承蔭而不凋之二者之年歳世之人耳而目之太

孺人鬖居以後風雨之漂揺霜雪之摧折多矣剥而

必復天道不僭子也承家之慶孫也觀國之光福禄

日增眉壽未艾如是而曰以八千歳為春秋不亦信

而有徵歟古人燕饗必歌詩大雅既醉備五福其六

章曰室家之壼太孺人為壼而錫祚於莊蓋其類也

請歌以為太孺人壽其八章曰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太孺人為母為王母而天子之以女而有士行者又

使之生賢智之子孫以隨之其所覆被不亦永乎誌之
歟以為太孺人壽


卷四

張節母邵太君九十壽序

里中張子有文幼孤賴母邵太君以立太君甘荼苦教有文讀書長而攻活人之術以養其母余歸田杜門浸尋衰病有文數過視余其處方率和平余服之輒效每為余述太君艱貞之節余為之肅然加敬間起居太君稔其康強壽考未嘗不羨有文之有母也有文醫日有名其所愈不自以為德以故人樂就之太君甘旨益因以具兩孫芝蘭競秀奮起為儒而長者亦既抱子矣今歲太君九十吳之人士知有文者胥走西郊慶上壽余友李客山既為之文以導

之有文復欲得余言以為太君壽顧太毋　以三月三日而余於是月中始即吉方懸而不樂之一時辭不獲命藉有文以言先焉而躋堂拜母之儀稍後於衆賓其可乎夫人子之於親孰不願其享遐齡膺景福然而有不能必者有文有母介壽而至九十太君撫其子於幼稚而蕃衍及三世豈偶然哉桃李之榮於春也不知其冬也松柏之茂於冬也不知其春也一而已矣太君盛年失志嚙蘗飲冰其謝桃李之華而堅松柏之心固已久矣歷霜雪而不渝干烟霄而直上落其實而有食子承其業而有孫枝剥之碩果

後之七日天地之心於此見焉人之驚松柏也與其
艷桃李也亦一而已矣有文以利物為志不汲汲於
人之報其為術也近於仁尤足以壽其親以是頤百
年之期應邦家之瑞太君母子間若交手操券而自
致之易曰天之所助者順也孔子曰仁者壽班固曰
壽者酬也以是三說者必太君之無疆無期余言猶
惇史也



姑母王太君七十壽序

先正歸太僕有言生辰爲壽之文非古也而吳俗尤重生辰人子於其父母之生辰及旬則親朋畢賀玉帛交錯獻酬讌會之禮極隆及徵其學士爲文辭以侈大其事其或不能者以爲恥故太僕外集中亦多閭里婣戚祝嘏之文今吾郡城及崑山猶相沿不廢真義古信義縣地自崑山分隷新陽余從祖姑歸王丈映蘩其家在焉乾隆壬申冬十二月二日姑生七十矣外弟芳蕊乞余言余視太僕文筆不逮萬一然姪也誼不可以辭姑爲余從祖祖父笠雪 長女

夙慧幼與羣從姊妹讀書交翠堂才女博士目始嫁家粗給衣食以儉勤相其夫子歷壯迄老遂日以大事父母孝距百里如在側事舅姑如父母處諸姒以禮遇兄弟有恩夫所遺庶子女失母躬撫育之均其愛芳蕊兄弟內稟慈訓皆括羽礪鏃能自樹立諸孫瑤環瑜珥競奮於學跡姑生平順婦賢母蓋可無愧抑余嘗觀詩風雅之盛衰而知內德之有繫於人之家國也自關雎以至麟趾自鵲巢以至騶虞上以是起化下以是成俗其應也子孫衆多賢才濟濟時和歲豐萬物之生各得其宜生其時者居則相戒潔

臣以孝養仕則樂有功而見知至於君臣兄弟朋友之際幣帛筐篚籩豆酒餚無不竭其忠愛小雅之笙詩所謂有其義無其辭者由此物也及其衰也南陔白華廢而蓄積缺陰陽不得其理萬物不遂然則王道之行其不在於閨門之內州里之間乎王氏由余姑以起其家於是而天錫純嘏眉壽無有害開筵舉觴物盛禮備小雅之興又非獨一家之慶而已伐木之次章曰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余從祖父當之而余獲隨其後以迓勞衆賓喬木之友聲嚶鳴而神聽之其不和且平矣乎太史 寓真義

面婁江而東繞大浦多湖瀼田肥美居人少乃百家

其外舅魏光祿佐從兄恭簡公廩族人友教四方賢

士芳蕤兄弟希風前哲益殖學行王之顯於世如魏

不遠矣余庶幾猶見之

姜貞女三十壽詩序

貞女姜氏吾友孝廉次泉先生之季女數年前余為次泉尊先生正孝作傳次泉遂以貞女事告余蓋嘗許字於張未行而壻死志不更字其父母理諭情勸之皆不可而卒聽之者也當是時女年十九越十一年乾隆巳巳秋九月日為貞女三十設悅之辰吳中士大夫異其操行爭為歌詩稱頌次泉辭之不獲乃彙而乞余序余嘗疑女子之行莫詳於二南所載然皆勤儉奉祭祀不妬忌居室之常其以節見者自衛共姜始豈文王后妃德教之盛生此時者無夭亡[illegible]

癘之傷而皆得安其昏姻家室之樂[illegible]國夫然後有柏舟之事歟共姜為世子妻至其母欲奪其志而有不諒人只之云微共姜之死矢靡他其不將狥人欲而滅天理與我儀我特千百載而下讀之猶凜凜有生氣雖謂共姜之壽踰於松喬可也奚必螽斯之則百斯男鵲巢之居有其家而後為吉祥善事歟貞女未行而兩髦之殉無異共姜次泉夫婦達禮之變而能諒之其事尤難而所天不較幸歟禮女子許嫁笄而字二十而嫁有故則二十三而嫁故桃夭

鄭箋謂皆得以年盛時行蓋該十五至十九言之摽有梅傳云女年二十春盛而不嫁至夏則衰然則女子之去父母家而歸夫家固有時矣貞女方桃夭穠華之年勵松柏堅勁之志傾筐無感於迨今後凋可保於歲宴茲諸君子斐然之作後有聖人將採之以為吾吳風詩之冠必也貞女少敏慧初好畫蘭次泉索花草山水名蹟示之摹倣絕工陶奉常穉表謂端靜之意亦流露豪素閒見者咸以謂然夫其志行既焯焯可自立於不朽又有翰墨以永之共姜特以柏舟之詩壽而貞女不又多乎哉趙成石之問[illegible]史曰

北宮之女嬰兒子無恙耶徹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

之孝養又有白華之潔焉終為之歌小雅以侑吾友

迎邵貞女于歸文

吾友邵編修北崖仲女字余族弟玉衡未嫁而玉衡殤女請於父母欲奔其喪止之不可夫之黨固辭之閱五六年女志終不移其舅乃許之未幾舅没玉衡諸兄以先君命立玉衡後始備禮來迎以歸於是玉衡得勿殤也嗚呼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義也女未嫁宜不敢以身許人故余謂女之貞非先王之中制雖北崖亦云然不忍遂其女之志也至於卒不可挽而後成之其期愈緩其心愈苦矣雖然女之志豈好為人之所難以求名而已乎自古賢人志士竒節卓絕

之行類非有所為而為之伯夷叔齊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孔子與子貢之徒推見至隱曰求仁得仁然後天下後世知二子之事合乎天理順乎人情而無幾微之怨悔者也故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蓋誠知其心也北厓之女亦一家非之而不顧者與吾聞諸北厓女初誓歸於我北厓難之女曰兒心已許大人莫強也嗚呼豈非所謂求仁而得仁者與北厓詩禮之訓濡染閨闥其女懷清履潔一旦出古列女上壻雖死未可謂不幸也玉衡死時一孺子已後得婦若此幸[illegible]吾宗自族曾祖母盛血抱諸子

爲嗣其後日以滋入至玉衡四世女之節尤奇將並
昌厥後以光前人又吾宗之幸也余仲女爲北厓子
婦於女之行因余女以一言迓之北厓以爲何如


卷四

祭金東塘文

嗚呼江楓寂寞漁火依稀天高月落不見少微淵淵先生西郊之英根柢前哲為今老成才大數奇於世乃窮惟其不遇名以益隆先生於書蓋靡不窺精力所聚尤專在詩堯峯橫山並轡分塗受師邱南規矩步趨世之學者祧宋禰唐剽竊形似游揚聲光先生不然性情自抒獨存真實皮毛刊除當其下筆一字不茍及乎得意風雨馳走刻求清新深造平淡綠水梅花標格何減晚定傳集什九汰刪右丞襄陽伯仲之間平生至行散見諸篇思親官[illegible][illegible]母重[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交

吾黨殊勢利懼贈行傷逝言出肺腑亦有逸妻閨中酬唱八十之年神明猶王余初舞勺里社追隨至今如新白首霜鬚慨然謂余後誰知者余獨相期千載而下上元之前余過東塘翼晨惠來却杖升堂别去餘月遽聞亡憂風雅道喪胡不慭留此日何日此時何時生女不男天道無知先生沒矣不朽者存抗塵一編照耀乾坤傳先生詩後死敢辭於祭叙誠庶或鑒之

祭戈東原文

嗚呼吉人逝矣服屣奚悲是耶非耶天道倘疑不朽有三立德惟上溯君生平庶乎無讓君之先人中歲起家修長者行其施靡涯君少服勤考稱有子牽車奔走以聽指使屢中之才薦賈之識修而息之業殖大殖善繼善述肯堂肯構無改父道克昌厥後儉已約身守富屏貴出不乘輿食無兼味友于兄弟惠及友朋待以舉火三族烝烝畏盈慮滿避勢遠炎幽人素履君子勞謙規重矩疊早作夜思實勝恥名躬行寡辭忠信篤敬立參衡倚蠻貊可行況於州里捐金

建塾給糈斂亡邦有善舉視君猶伯易簀之際焚券萬緡田文市義遜君真淳凡此懿媺皆君實錄斯謂不朽豈其世祿富壽康寧好德考終箕疇福五既集君躬鄉人告哀余淚如瀉累德薦辭書其大者古司徒法曰教曰富比閭州黨相賙相救其興於鄉行本藝枝睦婣任卹孝友之施後或不然民庶而貧貿難無怨富又鮮仁比歲艱食輿情洶洶年豐室罄穀價翔踊上官束手勸糴遏糴有不能應加以搜索人皆觀望君獨慨然閘倉減價身為衆先至再至三不倦有加婦孺歡呼行路咨嗟非畏吏感非懼民懷人盡

如君居何不易誰奪我哺萬口嗷嗷誰急我枵百里
號咷吾聞前史陰德後蕃不於其身在其子孫昔先
編修交君先人感君誠孝泣喪為賓今廿餘載余又
哭君質言叙情人所欲云清霜秋零愛日冬沒盡余
一觴君来怳惚


浙江圖書館藏

祭從父紫峯公文

昔我王考同母四人仲後世父小宗以振憲副之澤綿延有待源深委洪由河而海是生府君孝友順祥益恢前基菑畬構堂早從賓薦遂升於
朝橐筆薇省荷囊樞曹夙夜匪懈郎事就理公卿交推聲望大起人皆營營清要捷徑得失坦然有道有
命懸車中歲加秩晚年即家拜
賜領袖林泉念切桑梓非為私計尚義助公益以風世富壽康寧亦攸好德大耋考終嚮福去極高明顯融用占天眖累德述行責在後死一憲副逸公宗府

君尤厚吾翁同懷無分恭棐受知年[illegible]同齡齒[illegible]場咎
譽仕途遲迅噓枯欣榮一心莫違解衣推食話言依
依今歲徂暑疾病淹纏扶掖奔臨抱恨終天服則雖
降緬情靡已有慟致詞昭薦筵几

祭族母張太孺人文

嗚呼往歲下第歸自京師聞我族父疾瀕凶危甫抵里門趨視諸寢語不可辨微頷而噤是時吳中疫癘流行先喪愛子遂殞其生天割吾宗集茲禍艱孝友為政弗施於官仲弟夭殤伯也病劇惟餘弱幼委衰扶掖族母一身收死救存晝哭夜起鬼謀神聞若涉大川驚濤喧豗僅而獨濟形槁心灰我前勸母無已盡傷代終之義母曷可忘訓誨詩書整飭廬宇烈烈日星不揺風雨我偕計北拜母門扉感念今昔涕泗交揮我官

王朝屬弟来省云母劬勞積疢誰[illegible]自弟男去於今
三年音書間隔况母容顏方謂貞疾可恒無虞忽焉
告哀盡室嗟吁庶姑在殯三女娭行冢婦又喪遺此
穉嬰距族父沒星周一紀煢煢弟娟今復何恃匏繫
史職奔赴無期遣詞叙哀莫舒我悲

祭叔父熈存府君文

維雍正五年歲次丁未冬十有一月三日乙卯恭棐於京邸聞叔父處士府君之喪越翼日丙辰爲位哭帥婦子家人成服距十月六日戊子府君歿於里宅之日踰二旬矣又二日戊午廼叙一言以告府君之靈嗚呼王父早世父纔二齡姑又差小叔娠而驚及生無害謁曰男也煢煢三孤胥恃一寡麻緇交襲血乳雜哺如形如影是腹是顧飄風陰雨集於崇朝無取我子寧毀我巢姑有行矣天年頓盡唯父與叔相依爲命幷食易衣克慰母心式好無猶以乞人

謝應舉亦屏人事栽竹澆花蕭然耳致閒出巧思經營俊味法魚煎酪四方爭乞老屋三間汙萊百畝不富與貴庶幾壽者中年以往樂少哀多縱然作達其如命何昨朝郵筒父詒片紙云叔疾革漬淚宛爾譬彼喬木森峙雙枝一枝雖榮一枝已萎嗚乎哀哉昔偕計吏拜叔里門豈謂斯時冥明遂分縻祿無補遊將言歸誠知如此曷不奮飛解官申喪令甲則無悠悠蒼天何罪何辜悽愴朝夕魂無不之還哭殯所尚猶有期

祭伯兄文

嗚呼我生之初兄甫三歲我孩兄提追隨嬉戲稍長就塾同業同師遇有訶責競前抱持授室以後我行兄居宵夢見我千里致書連枝一氣榮枯不偏我困垂翼兄傷絕絃及兄重昏我亦再舉西原肇遷賀客進旅我官於

朝兄送其弩置酒邸舍十日歡呼兄歸督家我羈館職晨餐夕膳賴兄竭力我旋退閑侍親田廬維兄與我兩手相須我昨出山盖非獲已別兄於門淚各盈眥不見踰年遽聞疾亟我心如[illegible][illegible]容有墨[illegible]蒙放

還倉卒首塗猶冀見兄𡚒苓可扶行役遲遲生九渡
淮傳兄惡耗風雨水涯入門噭然哭於堂側欲吐厥
詞胸臆憑塞我以剛敝兄柔宜存我癯早衰兄肥不
延天不可詰命不可知嗟後死者曾幾時悲自我失
子今連四稔死喪之威亦已太甚我室宜搆棟梁傾
頹我車既載莫或輓推淺土暫爾日辰則良臨當祖
奠湍引一觴

顏魯國家乘跋

魯國家乘二冊里中顏君羲文先世所蔵録本也顏氏自復聖後五十世至宋南渡時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岐者始居錢塘卷首重録顏氏家乘六大字相傳是其手蹟其編次世系凡例五十四世秘書少監應軫翰林承旨民則同編宣教郎應奎書録元大德間禁榜一道則五十六世廉訪使正思續録者也系止五十五世而正思與從善從仁三人亦見名於五十五世之下錢塘之支或分居餘杭嘉禾惟民則與太學生應澤同遷吳縣明之中葉又自吳城之居西

郊之江村今其地名顏家堨則義文之族所聚而居也由義文而上以逮遷吳之始將錄而續之而先以此冊示余余往過曲阜謁林廟間觀陋巷亭井遺跡未嘗不與孔氏之車服禮器同其彷徨仰止況得見其後嗣之賢者所以追遠合散鄭重流詒者乎班孟堅賦東都猶以家承百年之業為盛事況其先之教萬世無窮而子孫源遠流長確有端緒者乎則此冊也微獨顏氏宜世寶諸

跋何義門先生字蹟

義門先生書初學誠懸後稍師永興及多見香光真蹟乃極歎賞闇用其意自運鑪鞲風骨遒秀非沾沾臨摹者比此晚年所書亦所謂不向如來行處行者也是歲夏奉

聖祖仁皇帝召至熱河同吳宗伯襄陳宮詹萬策擬進

呈明夏先生捐館其冬

鶚湖上昇摩挲遺墨不勝泫然



題程逸園⿰山蒦村大硯銘

吳故宮遺精英容以栗如砥平歙龍尾堪弟兄臨池水雲烟生結石友久無更舊史氏為書銘



卷

書陳廷掄元配胡碩人述畧後

陳兄廷掄喪其賢偶胡過時而悲使其子之為兄後者續持所為述畧謁余余讀之惻然傷既而肅然為之起敬也自秦棄禮義并倨反唇之習浸淫及於漢初猶未克變此賈生所為長太息者若陳氏婦之行可不謂難乎抑非廷掄之孝於親豈能刑于其妻蒸蒸淩身而不懈非師晦先生之執終身喪以化於其家又豈能致其子若婦如是廷掄之述之也猶有風木之餘痛焉其不惟伉儷之重而已余感其意為書其後歸之續今年補郡博士弟[illegible][illegible]所以[illegible][illegible]

生之緒而慰其父母者蓋有待乜

生比玉命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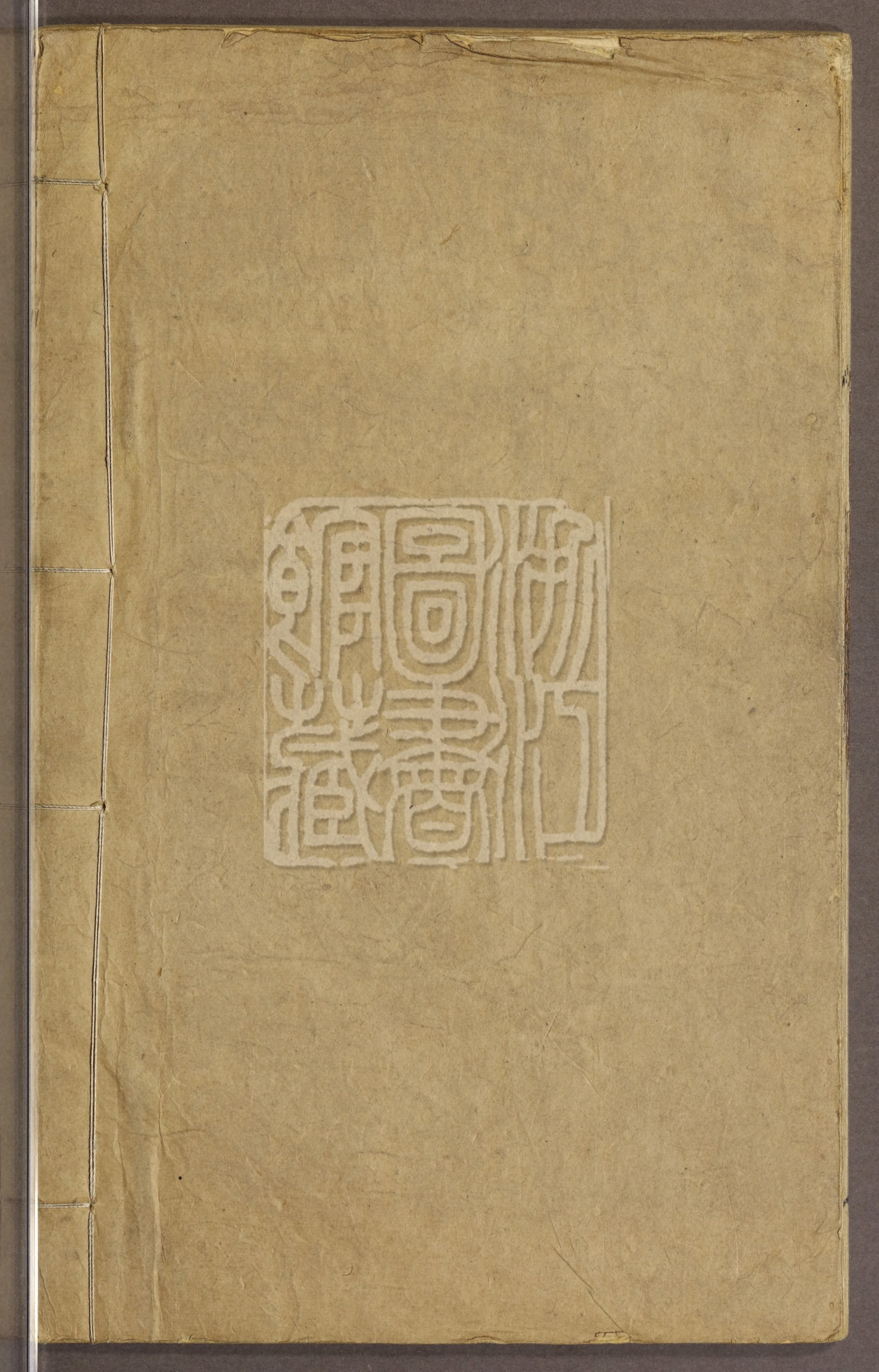
先生孫圭甫七齡陳君少章字之比玉而為之說援詩人琢磨之義以勵其成人深得古人命字之遺意顧先生又囑余言盖先生勤望其孫菑畬經訓故所以命之者不厭其詳圭勗之哉夫君子所貴於玉者非為其寡也必有仁義禮樂忠信之德然後可以特達於朝廟而欲其德之成在自修而已武公之九十圭之七今少習之而耄弗倦其於德也庶焉是以君子斯須[illegible]可去諸身不然吾[illegible]鶴鳴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余之所[illegible]

先生者如此且以見先生之於圭北徐[illegible]

也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浙江圖書館藏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